

#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指導老師：曾凡慈 教授

## 女人畫皮，男人畫骨

—跨性別扮裝者的生命歷程與自我認同建立

Transgender 's Life History and Self-identity

學生：劉子涵 撰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十月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女人畫皮，男人畫骨

—跨性別者的生命歷程與自我認同建立

Transgender 's Life History and self-identity

學生：劉子涵 撰

指導老師簽名：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十月

系所章戳：

## 謝辭

如果問說大學最印象深刻和最膽戰心驚的，我想我會老實地說：「永遠不是怕被當、怕沒朋友，而是那大一就聞風喪膽的學士論文。」轉眼間成了埋首於文獻、逐字稿與分析訪談的那一號人物，懸著一顆心、帶著永遠喪失自信的失措，很慶幸這段日子有凡慈教授的指引，每一次緊促卻踏實的進度安排、每一次崩潰卻心安的私下討論，還有每一次給予的方向和肯定，在這過程中賦予我很大的自信與動力去相信我的論文……開會上交流與思考的壓力令人咋舌，卻讓小組間每個人的思想穿透彼此、用著九種方向去看待事情並幫助彼此，非常謝謝您在這段日子給予的、教授的，忙碌卻總是擠出時間聽著每一個疑問和徬徨，這是大學以來成長很大的一段，也是會為自己感到驕傲的一次成果。

在這一次的論文研究當中，非常感謝每一位受訪者，即使面對各種直接或摸不著頭緒的問題都能竭盡心力的給予答覆，忍受者被揭露過往的不愉快仍盡可能地告訴我他們的生命故事。他們的故事絢麗卻也充滿無奈，很慶幸自己藉由這次研究，能更了解到並參與了他們生命中的一小小部分，謝謝受訪者每一次的接納與分享，在他們身上可以學會勇敢以及珍惜。謝謝你們給予我比研究結果外更多的東西，能夠為你們呈現與轉達跨性別者的生命歷程是我很大的榮幸。另外，在這次有個夥伴林韋成伴隨著參與每一次的訪談，避免了自己必須獨自面臨的窘境或風險，雖然很多人認為我們輕鬆不少，但其實我們都懂彼此那種接近卻截然不同的切割辛苦。除了作陪訪談之外，更感謝他在我滿腦子問號、困頓、被不安轟炸的時候，給予我發洩管道和鼓勵，在他身上學到不一樣的思考邏輯，也藉由他學會在合作中督促自己跟進，我很幸運的有個那麼棒的夥伴，讓大學最後的一項成就更加完美和踏實。感謝我的室友們，彼此丟出一堆問題困惑對方、逼迫對方思考，卻總能在玩笑中為彼此釋放些壓力和製造出新點子，還有感謝那個在兵營數著日子的他，看著、聽著、陪著每一次為論文崩潰、憂鬱、忙碌的喪失時間與自信的我，看見消極的我時總是剛柔並濟的要我振作，用誇讚告訴我其實我做的夠好、用聆聽包容我滔滔不絕的抱怨、用限時的電話第一句就是先問我今天還好嗎……謝謝他盡力用著他不多的假期、所能做的一切陪伴這段時間的我，我是一個幸運的女孩。

媽媽，總是疑惑地問我到底大四了再忙甚麼，即使我解釋了仍一忘再忘或聽不懂而敷衍帶過…但一直以來我最感激的仍是她，即使無法理解與體會，但卻給予她的孩子最大的支持和信任，即便那樣的沉默和低調，卻總讓我知道她就在我

身邊，即使獨自艱辛，卻仍讓我心安的在大學往未來跨步，謝謝您，包容我忙碌中而缺少的陪伴、包容我煩躁時的冷淡，即使有著抱怨卻總是用最搞笑的方式和辭彙讓我知道妳的埋怨但妳很愛我，謝謝您，總以我們為傲、為妳人生中最大的成就，最後我想告訴妳：「如果妳的孩子有多棒、有多少的成就，都源自於那無私奉獻的妳，我愛妳，媽咪。」

## 摘要

同志團體的彩虹大遊行又為2014年畫下絢麗而完美的逗點，每一年都可以看見他們為自己爭權的身影…然而，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訪談法，開始注視著這些二元性別框架外的另一群更隱身的族群—跨性別者（Transgender）。跨性別者以TG（Transgender）、TS（Transsexual）、TV（Transvestite）、CD（Cross-Dress, Cross-Dressing, Cross Dress）作為粗略的分類。

研究起初以扮裝者CD為主要核心，但透過這幾個月對於六位受訪者的訪談，會發現性別光譜的混沌、交錯與延伸。性別在本研究中，成為一種被主觀認定與接受的狀態，它不再受社會建構，性別變成最沒有定義的概念。再藉由做性別（Doing gender）的概念，去透視跨性別扮裝者如何打造屬於自己的「性別展演」，看他們在運用工具與技術失敗的同時去學習，到最後熟練的去呈現一個屬於自己的性別樣貌，在此時又模仿了社會建構下的女性形象或拿捏著生理狀態與樣貌的平衡，而處於一種中性的地帶，只為讓自己不突兀於這社會。有趣的是，性別認同卻從不屬於他們突兀的主因。最後，透過生命歷程（Life story）俯瞰他們在家庭、學校、內群體、感情與生活中的矛盾與磨合、在這與他者間的差異之中保持自己的立場和鞏固自信，剛硬的生理性別中他們卻擁有最柔軟的心理去接納更多差異、差別待遇，以及更多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ty）擴展與游移的階段性認同。

關鍵字：跨性別、性別光譜、做性別、性別展演、生命歷程、自我認同。

## Abstract

Comrade's rainbow parade has the perfect conclusion in 2014, each year all can see them to strive for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for oneself the form...However, this research uses the nature research interview method, and start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ransgender who were crossing the traditional gender. Transgender with TG (Transgender), TS (Transsexual), TV (Transvestite), CD(Cross-Dress, Cross-Dressing, Cross Dress) as a rough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initially with makeup by CD as the main core, but through this a few months to seven respondents interviews, you will find sex chaos, staggered and extension, gender in this study has become a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the subjective state, it is no longer subject to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does not define the concept becomes most undefined concept. By doing gender concept to observe Transgender how to create their own "gender performances," to see if they use the tools and techniques to learn, and finally skilled to render one of their own gender appearance, while imitation socially constructed image of women or to maintain a balance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physiological state and in a neutral zone just to make yourself unobtrusive in this community, it is interesting that gender identity was never part of the main reason they believe unexpected. Finally, through the life story overlook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ir homes, schools, within groups, emotion and life, to se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o consolidate their position and confident. Rigid in their biological sex but has the softest psychology to accept more differentiated, more discrimination, more self-identity expansion and wavering identity in every stage of life.

## 目錄

<b>壹、 緒論</b>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	5
<b>貳、 文獻回顧</b> .....	6
第一節 性別作為展演.....	6
第二節 性別做為自我認同.....	9
<b>參、 研究方法</b> .....	13
<b>肆、 擴展的光譜</b> .....	15
第一節 認同的游移.....	16
第二節 作為女人？「做」個女人。.....	17
第三節 性別與性的羈絆與脫鉤.....	19
第四節 游牧的她／他—扮裝者的族群歸屬.....	21
<b>伍、 性別身體／氣質之打造—『做性別』</b> .....	22
第一節 套上「女人的」皮？.....	23
第二節 打扮.....	25
第三節 姿態與言詞.....	27
第四節 資源.....	29
<b>陸、 生命歷程與自我認同</b> .....	30
第一節 社會的性別腳本 V.S 跨性別者的自導自演.....	30
第二節 家是「加」成還是「枷」鎖.....	32
第三節 性構化場域的銅牆鐵壁.....	33
第四節 扮裝過程的荊棘.....	35
第五節 內群體文化差異與交友圈之轉變.....	38
第六節 扮裝的未來.....	39
<b>柒、 結論</b> .....	41
參考資料 .....	44



# 壹、緒論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第一個性別重建手術在 1988 年，至今二十多年，雖已不如傳統社會那樣秉持著性別二分主義，但還是可以看見性別角色在無形中塑造的社會現況。同志運動日益崛起，大家開始意識到性別的多樣性，但在這背後仍有一部份的小眾，他們不一定是同志也不是主流的兩性之一，他們拋開依循生理性別去塑造「應該要有」的形象，他們選擇自己所認同的「美」及適合的樣貌，雖不像同性戀者有上街爭取權益的歷史行動，但他們仍積極的打造自己的身體及形象，甚至可以看出他們漸漸不畏社會議論而在大眾傳播媒體（例如大學生了沒）上顯現「我是男生，但我穿女裝。」韋恩州立大學哲學系主任 John Corvino (2013)<sup>1</sup>說：「L. G. B. 和 T.<sup>2</sup>社群其實有不少在個人、政治及社會方面的共同目標……把 L. G. B. T. 看作單一群體的壞處是會忽略了每個社群獨有的需要和困難，對他們當中較弱勢的社群尤其不利。」同志平權的運動在國內外都有不少的響應與戰績，台灣的同志團體也正在努力爭取婚姻平權，因此這次我將跨性別作為本篇論文的重點，嘗試將他們的需求與權益視為獨立、而非依附著同性戀者的。時事評論網站 PolicyMic 編輯 Thomas Page McBee (2013) 曾表示：「隨著同運人士有越來越多的機會代跨性別人士發聲，跨性別人士自己的聲音反而會被掩蓋。希望日後跨性別人士也可向大眾說出自己的故事和訴求。」

學界有各式對跨性別者的分類不一樣的解釋，為避免太過複雜混淆，本論文將以何春蕤 (2005) 在《跨性別》一書中的解釋作為此次的論文應用：

**TG (Transgender) :** Gender 是指心理上的性別認同，因此只要在心理上對另一個性別有所認同，即可稱作 TG。TG 的範圍為最廣，包括扮裝者或變性慾者，TG=TS+TV+CD。

**TS (Transsexual) :** 變性慾者，指對本身性別不滿意，而希望透過手術方式改變性別者。

---

<sup>1</sup> 「Are 'Trans Rights' and 'Gay Rights' Still Allies?」，<http://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3/10/15/are-trans-rights-and-gay-rights-still-allies>，2014/3/9。

<sup>2</sup> LGBT 在 1990 年代被作為中立詞彙來稱呼四個群體，L (Lesbians) 代表女同志，G (Gays) 代表男同性戀者，B (Bisexuals) 代表雙性戀者以及 T (Transgender) 所代表的跨性別者。

TV (Transvestite): 扮異性症，這個醫學名詞指的是「扮異性症」，只需以穿著異性服裝而產生性興奮者，但不代表患者希望變性或是同性戀，其實大多數的 TV 都是異性戀。

CD (Cross-Dress, Cross-Dressing, Cross Dress): 女扮男裝或男扮女裝，這個字比較是日常生活用語，指穿異性的服裝，而不像 TV 較有疾病的批評意味。<sup>3</sup>

以上四種對於跨性別的名詞解釋將作為本論文的參考、應用，本論文為避免混淆讀者將統一以「扮裝者」稱呼我們的受訪者。

在現今的社會脈絡，雖然性別多元化已逐漸被大眾所接受，但還是不難看見在職業、教育、生活樣貌等等上的性別角色規範，那些不約而同的規範概念將某種性別刻板印象深深烙印，即便生活在現代的我們仍不敵那些潛移默化的思維，例如高中大學理組的性別比上就可以清楚看見。然而女性外貌上的接受度已開放到了中性、俐落的打扮，在大眾媒體上更是可以看到如此呈現的公眾人物（EX：張芸京、黃小琥、潘美辰、陳珊妮.....），可是對於男性呢？他們通常不會被稱為「中性」，甚至以「娘」、「陰柔」來表示，而裝扮中性的女生被讚美時會出現「有個性」、「很帥」、「做自己」之類的評論，相較之下那些裝扮女性化的男孩卻不會被讚美「有氣質」、「很美」，反倒容易被以一種質疑的眼神打量，因為他們被認知相較下太不適合，只因為沒有纖細的身材、細緻的嗓音，還有那些生理性徵（毛髮、鬍鬚）都被認為違反了「通俗的性別認知」。

除此之外，跨性別在現今的環境相較之下有更寬敞的空間展現自我，例如高雄的 Mofa Shop（王子的偽萌店），這間店專門提供男性 Cosplay 並拍攝系列數位寫真的場域，同時提供化妝、服飾、假髮。大眾媒體上的公眾人物更有不少變性的例子，如台灣的伊林模特兒劉薰愛以及綜藝主持人利菁、韓國模特兒歌手河莉秀、日本藝人春菜愛.....這些數不完的公眾人物例子讓我們看到跨性別者、尤其是生理男，開始為自己的性別有所行動，他們甚至開始在大眾面前「做」他們的性別，不只是在國外看見這些例子，更逐漸開闊了他們在台灣社會的能見度。近幾年新聞也常出現「偽娘」與跨性別者的相關報導，關注雖然已擴展開來，但我們不能忽視媒體的議題設定和焦點，其實都會直接影響大眾對於所謂跨性別者與偽娘的認知，因此我們需要開始了解才能給予公平的尊重，而非透過媒體的視野

---

<sup>3</sup> 參考何春蕤，《跨性別》，2005年，頁6。

來解讀、定義他們的存在。在被稱為資訊時代的二十一世紀，每個人的生活都充斥著科技，人人手邊一台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便能即時連通多少社群、朋友、工作、家庭，一手掌握了所有生活脈動，這一切對於我們的方便，對於跨性別者來說也是交流的避風港，他們在網路中隱姓埋名只表現自己最有自信的一面，這樣的隱私性來保護自身並在裡面找到歸屬感，更在這之中尋求內團體的心靈慰藉與認同，並透過網路搜尋一切資訊，學習打扮、保養、技術、欲變性者該有哪些術後照顧和醫療資訊，甚至抒發生活中遭受的歧視與打壓.....在這看似讓跨性別者的「做性別」更加完美的科技世界中，是否真的只讓他們擁有更好、更多甚至更安全揭露自我與內群體互動的空間？其實在研究過程可以發現，在內群體當中的美醜標準往往會將沒有「天生麗質」的跨性別者推向邊緣，也就是所謂「讚數」與留言數將明顯又現實的回饋你的做性別成功與否，不可否認，跨性別扮裝者透過這種機制能讓自己獲取更多的支持與自信去面對外界社會的抨擊，但同時外貌也變成了扮裝者族群內放大檢視的標準，對於某些體格較魁、五官陽剛的扮裝者而言，這樣的社群就成為他們疏離與被忽視的場域，而在用美作為標準的社群環境當中，純男<sup>4</sup>的出現更是成為另一種癥結點，徵女友文、約炮文甚至充斥在一些管理較鬆懈的社群，本研究受訪者大多數都為此感到困擾與無法認同，並道出了這容易使扮裝者群體與性慾貼上莫名的標籤。

對大眾來說，會認為「扮裝」只是種慾望，對另一種性別追求的純粹慾望，又或者偏執的認為是種病態的心理，近期新聞報導台北榮總教學研究部謝仁俊（2013）<sup>5</sup>教授指出，變性慾症者的大腦結構與常人有很大的不同，但真的能夠如此簡單的描述一切嗎？雖然研究澄清「偽娘」、「變性慾者」不是疾病，但卻又表示大腦結構與常人的異處，這樣或許仍是嘗試用醫療解釋一切。有位生理男扮裝者在跨性別社團中談及：「我到底應該上女廁還是男廁？有人告訴我就上無障礙廁所……老師告誡我，無論如何不要進女廁，如果有人發現會被警察帶走……又說不出有甚麼罪名……」<sup>6</sup>他們看似自在地活在自己所認同的世界，卻也深深地被排斥在這個社會，一個簡單的上廁所生理需求，卻變成他們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擾，即使無心的如廁行為，一不妥當就會被認為有意的犯罪行為。深入了解可以看見他們的主體性，「跨性別」一書中寫道，我們所認知的跨性別，就是『跨』

---

<sup>4</sup> 學術上對於「純男」沒有特別的定義與說明，透過受訪者或跨性別者的說法表示，純男是不屬於跨性別或扮裝者群體的生理男與心理男，性傾向方面喜歡生理男扮女裝者。

<sup>5</sup> 健康醫療網，<http://www.healthnews.com.tw/readnews.php?id=11570>，2014/3/9。

<sup>6</sup> 內容擷取自 Facebook 的社團「性別不明關懷協會」，由社團成員在社團中提出的疑問和經驗，2014/3/2。。。

到另一個性別的範疇之內安居，但其實跨性別主體有著許多自我反思，搭配著他們矛盾和不協調的身分，他們面對當下社會的脈動與壓力，促使他們不斷跨越、轉化既有的性別範疇（何春蕤，2005），我們所認知的變性者，會覺得因為他想變性所以變性，但是那麼簡單嗎？他們扮裝、體現自己所選的性別，仍承受各種性別刻板印象，當他們扮裝時，骨架不夠纖細、聲音不夠細緻、不夠「女人」，就違反了社會既定的女性風貌，因此「變性」成了他們最終的渴望，至少可以除去被他人質疑時那「無法辯駁的事實」，而那渴望、慾望是被我們的社會所塑造的。

總和本論文所關注的焦點，研究者透過質性訪談深入，來試圖理解跨性別者是如何從群我關係建造的自我認同中破繭而出，選擇並堅定自己的立場與認同、塑造一個充滿主體性與反思性的「自我認同」，進而在這過程當中，了解跨性別者如何以此為基底，在充斥其生活細節的性別展演內，透過扮裝、化妝、舉止甚至思維來打造全新的性別身分，是純粹美的追求？抑或是對深埋於社會、各時代之下的性別二分觀念沉默的抗議？然而，研究者也將探討身處於被科技壟罩的時代脈絡下，網路的隱私性、虛擬性讓跨性別者在面對、檢視自我之外，透過此種媒介的延伸，他們如何藉由社群發展出對內群體的依賴、資訊交流，不受時空、地域、大眾眼光或傳統道德觀的限制，跨性別者將擁有更多的交流空間與資訊寶庫，在保有安全感的庇護之下卻也從中感受更深的性別刻板與扮裝者打破不了的潛規則。除此之外，根據相關文獻紀錄，同志內群體間的階級與認同與否的發展是非常明顯、有趣的，甚至對於美醜／人氣的定義有一致的觀念，《變性欲症患者變性手術後的身心社會適應》<sup>7</sup>提及跨性別者內群體間依賴與排斥的矛盾，以及《成為一隻「熊」》<sup>8</sup>結果發現同志內部的層級（受歡迎／不受歡迎）部分，由於目前尚未看到有相關文獻探討跨性別扮裝者中的「內群體規範」，因此透過本次研究的機會，我將一部分內容著墨於跨性別者間是否有所謂的內群體潛規則，除了關注他們的自我認同形塑與做性別歷程，研究者同時深入了解他們的交際生活與內部的社群交流、認同模式探討其中的內群體守則與認同發展，是種不言而喻的默契還是「跨性別社會」中復刻了主流社會的性別印象。

---

<sup>7</sup> 參考徐淑婷、柯乃葵、方榮煌、文榮光著的國科會研究計畫，《變性欲症患者變性手術後的身心社會適應》，收錄在《跨性別》，何春蕤編，2003年。

<sup>8</sup>《成為一隻「熊」：臺灣男同志「熊族」的認同型塑與性/性別/身體展演》，由林純德撰寫於2009，內容描述1990年代崛起的熊族，如何擺脫汙名並使其成為男同志圈的「主流」，其中探討了熊族的自我認同與主體性是如何被美／性感的論述所塑造，衍伸出一套「性感階序」並據此進行情慾互動以及經營社交關係。

## 第二節 研究問題

跨性別者形塑自我認同的生命歷程與性別展演：

1. 初探跨性別光譜的漸層與游移
2. 跨性別扮裝者如何「做性別」
3. 跨性別扮裝者在社群中的交流文化與交友圈差異
4. 跨性別扮裝者的生命歷程與自我認同塑造

## 貳、 文獻回顧

### 第一節 性別作為展演

**Bulter:「性與性別沒有原本，只是種模仿與操演，是社會人為的文化建構，反覆的操演強化，使它根深蒂固成為我們社會的牢不可破的定律。」**

性別分之為社會性別（Gender）與生物性別（Sex），本研究對跨性別者的性別焦點主要放在社會性別，一種由社會建構而成並從心理層面出發的性別定義，它可能因文化、教育或性別基模（Gender Schemata）<sup>9</sup>等等，使個人形塑不同的性別認同。十九世紀開始，多數性學家都是基於異性戀生殖模式來探討所有的性別歧異，將其視為性歧異、同性戀的一環，稱之為「性倒錯（gender inversion）」，直至 Havelock Ellis 以 eonism（易裝癖）取代了性倒錯，讓同性戀與跨性別之定義首次有了區別（何春蕤，2002）。

跨性別（Transgender），意指一個人在心理層面上認同自己為另一個性別，就可稱為跨性別者，其中包含了變性慾者（Transsexual）、扮異性症（Transvestite）、女扮男裝或男扮女裝（Cross-Dress）。變性慾者就是對原生性別不滿，期望以手術改變性別者，扮異性症通常較具有疾病的批評意味，表示一個人因穿著另一性別之服裝，而感到性興奮者，相較之下，女扮男裝或男扮女裝為更生活化之用語。跨性別一詞常被用來作為一種涵括的概念，代表所有挑戰、嘗試跨越原本性別界線的人們，又或者被用以區分那些性別表現不符合生理性別之人，但跨性別的分類卻同時使得某些處在認同曖昧狀態，或不願服膺於性別二分主義下的思想，去塑造其性別角色與行為樣貌的人無所適從（何春蕤，2002）。

接下來，需要思考的是跨性別與同性戀所面臨的困境有何不同？為何跨性別需要被單獨言論？在吳佩蓉（2012）的研究當中提到，當一位女同志／男同志走在路上，並不會有人因此發現他們就是同性戀，但跨性別者不同，他們無法隱身於社會的背景之中，又挑戰著性別二元體制，而這種二元分類，將無法被囊括的

---

<sup>9</sup>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學術名詞定義，<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6392/>，2014/6/3。所謂性別基模，指個體在社會環境所得到的觀察，進而產生某種對性別的認知結構並保存於記憶當中，是一種對「性別」組織過的期待與信念。

族群不得不成為第三類，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體制<sup>10</sup>下他們就是「他者」。多數異性戀男女擁有的特權、「不被看見」的安全感是跨性別者渴望卻無法獲得的，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體制下真正的男人與真正的女人才是社會中具有正當身分之人、才是社會理所當然的背景，跨性別者就是嫌疑者，且容易受到排斥與歧視。**「例如，我們如果把『人類』說成是『男的』，那男性作為就融入人類之中，男性不標示為他者或是外人，因此能夠感到安全自在」**(Johnson, 2008)。因為「異性戀霸權」是一個權力結構，我們的社會習慣、規範與制度都依著異性戀結構的需求來設計(王怡元, 2004)。張宏誠(2002)在研究中引用 Foucault 的概念，說明在十八世紀以前，沒有所謂同性戀與異性戀之詞語分別，只有同性性行為與異性性行為之分，說明社會所建構起的概念和意義。

從父權制度下的霸權運作來探討霸權式陽剛對男性的牽制，也就是所謂的：不屈的勇者、成功的大人物、發號司令者、避免娘娘腔(林家慧, 2009)。男扮女扮裝者在跨越藩籬作為一個女性時，是否也象徵了對社會上男性優勢地位的放棄，即便思維未必成為一個女人的角度，但至少他不再擁有原先他在這父權社會下所擁有的地位與權力，那麼在這兩者間的擺盪及往返他是否曾感受到了甚麼我們這些只駐守於某一性別角色、認同下所未能感受到的？林家慧(2009)研究中顯示，受訪者訴說自己多努力的成為一個「完美的女人」，如此看來，跨性別者其實也在不經意中不停地在複製社會上對女性的認知基模。何春蕙(2002)也提到，化妝不只是被男性跨性別者用來遮蔽粗大毛孔與鬍鬚，也因為化妝在父權社會中被視為很明確的性別符號，化妝的人大多數還是女性。

根據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展演」(performativity of gender)理論：「性別是有意圖且表演性的行動，亦即在特定的脈絡之下，性別被不斷地援引與表演出來」(吳佩蓉, 2012)。性別展演理論不同於性別本質論，說明性別的可表演性與可塑性。林宇玲(2003)在其研究中，觀察男扮女反串者的性別扮演模式發現，表演者為了配合文化規範與逃避懲罰，而選擇表演出社會所期望的性別行為的觀點。性別展演不再單純呈現跨性別者的認同，也看見社會對於各性別間的框架與「規訓」。

---

<sup>10</sup>根據駱俊宏、林燕卿、王素女、林蕙瑛，《從異性戀霸權、父權體制觀看同性戀者之處境與污名》，收錄於台灣性學學刊第十一卷第二期，2005/9。父權體制係指藉由一連串在性別與其它社會實施(social practices)間顯現出的連結，所形成一種特殊的性別組織架構。異性戀霸權將同性戀伴侶建構為不正常的形式後，可能使用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語言將其自然化，使得同性戀者被建構為不正常、污名，而更加肯定異性戀霸權宰制之正當性。

受訪者 Nana 在其部落格「茱莉安娜的祕密花園」<sup>11</sup>中分享過一篇「變裝的條件」，說明變裝社群對於條件不優（容易被看出男扮女者、體格壯碩者）變裝者的排斥，原因很簡單，因為看起來不美、不夠纖細，總歸就是不夠像個女人，而被認為應該停止變裝的行為再「嚇人」，訪問過程中 Nana 表示，當你打扮得夠漂亮，即使是男扮女裝也沒關係，可能有人因而讚嘆，而其他只要視覺上不至於引人不悅，並自求進步，也就算了.....我們可以看見他們有時對於自己外在的要求，並非只須在乎自己，存於性別二分主義的情境之下不只受到異樣眼光，還必須在這眼光之下符合主流審美觀，不然他們就必須對天身資質不夠而感到抱歉，為不符合主流社會之性別認定而隱匿，然而即便他們甘於藏於背景之中，卻仍被迫攤在眾人眼光之下，遭受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體制之審視。Johnson：「**壓迫是受害者的議題，而不是獲利者或加害者的議題，這等於把責任與責備都歸給受害者。將壓迫界定為受壓迫者的問題，這種作法跟壓迫本身一樣久遠古老**」（Johnson，2008）。

Bulter 說過，性別既然只是一場模擬的操演，那麼他就容易被破壞，而每一次性別展現的內容與形式都是種重新肯定、再造與宣示，扮裝是性別模仿的再模仿，而異性戀本身也是種模仿，這句話凸顯了性別的定義變得很薄弱、飄渺，甚至沒有原本可追溯，如此一來，其實跨性別者的性別也就不必去追根究柢的探究和質疑了。「性別身分」就只是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實踐和慾望建立成一套一致的連貫關係，這關係也就強迫了異性戀所執行的、社會所約定俗成的（紀孟均，2008）。Bulter 強調了性別的可破壞與可塑性，如同劇本一樣的可以修改與再創，然而根深社會的性別腳本那麼容易就可以被改寫嗎？然而對於扮裝者而言這樣的性別角色扮演是真的那麼容易，如同只要穿上那套稱之「女人」的戲服便能演出一個完美的女性？從本研究扮裝者的生命歷程當中，我們可以看見那被 Bulter 形容薄弱而飄渺的社會性別其實在強大不過，它不只形塑社會上性別身分的腳本，還促使扮裝者必須藉由模仿這套腳本才能被稱作完美的女性，因為那套皮囊而忽視了主體歷經的過程，那套表演皮囊下最現實而真實的性別打造。

性別展演，不只是展現了跨性別者對自己的性別認同、表現自己喜愛的女性形象，也隱約複製了社會對於男性、女性應有的美感的想像標準。身體的性別意

---

<sup>11</sup> 受訪者茱莉安娜部落格「茱莉安娜的祕密花園」，<http://julianacd.pixnet.net/blog/post/230200355>，《變裝的條件》，2013/9/5 分享。

義不只是皮相，包含了社會性別文化對於不同性所設下的框架與期待，對於跨性別者而言，他們不只要展現其外表，更要將社會對於性別的看法放在自己身上（吳佩蓉，2012）。

**跨性別主體正是因為形成了和其他人不一樣的身體安居感，正是因為她／他們所被賦予的肉體在此刻的社會文化脈絡之內無法提供自身需要的安居感，她／他們因此採取了各式各樣的手段來打造身體的外觀和感受，也藉此打造「體」現自我的認同（何春蕤，2003）。**

## 第二節 性別做為自我認同

何謂自我認同，心理學家 Mead 解釋：

**自我是一種能夠發展的東西；它並不是在一生下來就已存在，而是在社會經驗和活動的過程中產生的，即作為個體與這一過程中其他個體關係的結果，在特定的個體中得到發展。<sup>12</sup>**

Mead 呈現了自我認同在社會當中形成，他運用主我與客我來解釋人如何對應這社會與他人，主我控制了我們如何反應外部，因此是個體在某社會情境脈絡下的經驗，此外，Giddens（2002：49）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我與社會》中更強調了自我認同與反思性間的關係：「自我認同是個人依據其個人經歷所形成的，作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除了強調自我的能動性、自主性之外，也必須仰賴與他人的互動去思考、過濾所有與生活相關聯的訊息進而行動，代表著一種透過這些生命經驗反思出的一套方式。而 Barker 對「自我認同」的解釋表示：

**身為一個主體，意即人之所以為人，不免受制於其所置身的社會過程之中，從而界定群我關係，而使得我們為了自我與他者而存在的主體。在這過程當中，我們對於自我的認識或概念稱為『自我認同』（self-identity）。<sup>13</sup>**

---

<sup>12</sup>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著，胡榮、王小章譯（1995），《心靈、自我與社會》，頁 141。

<sup>13</sup> Chris Barker 著，許夢芸譯（2007），《文化研究智典》，頁 219。本文採用的 Mead、Giddens 以及 Barker 對於「自我認同」的解釋，是因為較為大眾所理解與應用。

從此我們可以更清楚的了解自我認同是藉由一連串與他者間的關係所建構而成的，在這樣的群我關係中找到定位再將之附諸為主體的行為形象，那跨性別者又是如何在這不斷被他人否定、質疑的交流當中選擇遵循自我內心所想，來展演他們自己所認同的性別？如此的「自我認同」形成已跳脫了上述理論學家們所定義的「群我關係中的反思性認知」。

一個人的自我認同 (ego identity)，來自在社會環境中的互動過程，形塑一套對自己的定義，如同 Cooley 認為自我是社會互動的產物，「認同」就是社會化的基本歷程，教導個體如何在面對社會時表現得體，對內產生一種「連續」與「一致性」，對外除了理解個體間的差異之外，能夠在自己對自己以及他人對自己的想法間找到「有意義的相同點」，自我認同賦予個體意義並在所處社會更具適應 (Erikson, 1950, 1959, 1968, 1980; Marcia, 1993; Morris, 1990; 羅惠筠、陳秀珍譯, 1994)。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待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指個體對自我所歸屬之性別的自我知覺與認定，這種認知程度會因文化背景而受到影響，性別認同受各種社會結構因素影響，進而發展出性別角色，Money 和 Enrhardt (1972) 表示，如果性別認同是性別角色的隱藏經驗，則性別角色就是性別認同的公開經驗。兒童會經由社會化的過程，逐漸內化一套與性別相符的社會期待與規範 (吳詩媛, 2010)。根據過往文獻內容顯示，性別少數多在高等教育時期建立其性別認同 (Evans & D'Augelli, 1996; Evans, 2002)，但本研究受訪者大多數對於現在自己的性別認同在國中時期已有初步概念與雛形，而曾寶瑩 (2000) 在其研究中發現，受訪者先察覺到自己的性傾向，而後開始關注認同的問題，本研究受訪者基本上則是透過對於女性的好奇、自我認同形塑或興趣培養而延伸至認同，並非全然的與性傾向有直線性的因果關係。認同的議題除了個人如何認定並歸類自己之餘，也包含了他們是否被他人認定為自己希望歸屬的身份類別，而這樣的自我歸類與他人的歸類經常是「政治的」(曾嫵芬, 2000)，也就是種「認同政治」，它不再是能夠簡單以情感去看待的，他與階級權力成為一密切關係，當權者／執權者對性別的認同定義將會決定跨性別者的權力地位與政治利益，如多元文化論者 C. Taylor 所說：

**我們的認同，部分地是由於他者 (other) 的承認，或者是由這種承認的缺席而造成的，而且往往是由他者的誤認 (misrecognition) 而形成的。所以，如果圍繞著他們的人群與社會向他們反射出來的，是一幅表現他們自身的拘謹、低下和令人蔑視的圖像，一個人或一個群體便會遭受實實在在的傷害和**

扭曲（董之林、陳燕谷譯，1997）。

跨性別者面對外在社會的情境壓迫與審視，最先開始面對的是自我的掙扎與現身（coming out）<sup>14</sup>問題，就上述文獻內容顯示，性別認同的部分是社會化的產物，林家慧（2009）研究中提到，自我認同的動力是自我確認，達成自我反思性的連續性，推動人對自身的認同與外界對人的認同趨向一致性。強調了性別認同在兩種因素下所建構而成，跨性別者跳脫了原生的生理特徵以及社會文化，自主的塑造了一個他們的認同定義，因此，他們是否藉由自己打破了傳統認同之建設與定義更加值得去深入探討。

王姿琦（2013）在研究中自述，面對以往的性別角色呈現一種逃避狀態，例如想將照片燒毀，在一些迫使自己正視生理性別的情境，如廁所選擇、洗澡時面對鏡子，會感到排斥與困擾，服裝上的經驗.....種種的生活經歷，充斥跨性別者對自我性別認同的挑戰，比起打破社會的既有規範與期待眼光，最先必須面對的是自我在認同中的矛盾衝撞。身心不一致的狀態是事實，他們透過何種方式接納自我或逃避，去塑造未來與社會應對的姿態，在我們正視跨性別者在社會中受到的壓迫與污名前，我們必須先了解並體認到他們如何形塑自我性別認同，如同《彩虹陰陽蝶－跨性別同志的心路歷程》一書在摘要所說：「**陰陽蝶的美麗，不在於牠展翅時所展現的與眾不同，而在於牠在成蛹及羽化的過程中，充滿了外界無法了解的孤單、矛盾與掙扎**」（慧慈，2004）。面對性別的多元，各持己見，但誰也無法證實說的就是既定的正確答案，如同盲人摸象的故事，每個人說的都沒有錯但卻不是對的。身為性別弱勢者，他們沒有衝撞社會，他們只是認清自己的性別認同，打破了既有的社會規範與價值觀念。

然而在突破自我的衝撞與困頓期後，首先面對自我以外的群眾就是家人，要用甚麼樣的身分面對家庭？而家庭的教養方式與價值觀念又會導致扮裝者如何面對自己的認同？家庭教養方式對於跨性別者的自我認同造成影響，林家慧（2009）的受訪者家中女性化教養方式及獲得的自主性與優越感，促使日後對於自己「性別認同」的強化與肯定，家庭的因素不論支持與否以及栽培方式或在跨性別者的生命歷程中的感受經驗都會影響到其自我認同，實際上家庭對於跨性別者與同性戀者而言往往是最難以現身的場域，同志通常選擇讓親密的朋友先知情，父母則是被放在最後的對象，因為家庭一直是東方同志現身所顧慮的關鍵（李

---

<sup>14</sup> 意指開放心胸坦然接受自己的性傾向。

忠翰，1995；鄭美里，1997；周華山，1997），透過本研究卻可以發現首先選擇對家人揭露並獲得支持與包容的扮裝者，對於性別身分與社會會有較樂觀與外向的態度面對。

##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滾雪球方式蒐集跨性別受訪者，透過質性深入訪談，訪談問卷內容分為三大部分：生命歷程、網路社群、自我認同。本研究試圖理解跨性別者如何從社會建構的自我認同當中破繭而出，形塑一套充滿主體性卻不失反思的自我性別認同，探討家庭、人寄或社會互動等多因素的影響。同時，將探討網路社群的隱私性如何塑造內群體的依賴與延伸，來成為不受時空、地點與大眾眼光侷限的資訊交流管道。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同志內群體間對於美醜、喜好的階級分化明顯，透過此線索延續探討扮裝者間是否也有其內群體規範存在，在探討各別生命歷程之餘，研究扮裝者間的連結與應對。性別展演的過程當中，他們對美的追求同時，亦在符合父權體制中的性別框架，透過自我認同的界定、經歷轉換與生命歷程的故事分析，了解扮裝者如何在充滿矛盾、衝撞或者安逸、隱匿的經歷當中找到自我，對他們而言是選擇一條充滿荊棘或者只是人生十字路口中的某一條並無特別的岔路。

受訪者基本資料

	Victoria	Nana	卉卉	夏寧風	明璟	Lolo
性別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齡	29	50	23	20	36	23
職業	兼職網 咖、舞團	教育類 (受訪者 不願提 供)	自願役軍 人	學生	大學教學 助理	學生
性傾向	異性戀/ 喜歡生理男	異性戀/ 已婚育有一 女	異性戀/ 女性身分有 男友、不排 斥以男性身 分交女友	異性戀	異性戀	雙性戀
扮裝場合	融入生活	私下在家	融入生活 /男裝女裝 身分隔離	私下在家 /網路身分 與現實隔離	融入生活	融入生活
主要扮裝 內容	長髮	长假髮、 女裝、唇 膏粉底	假髮、完 整妝容、 女裝、女 鞋	长假髮、 絲襪	長髮、偏 女性化衣 服	長髮、基 本 BB 霜

## 肆、 擴展的光譜



我的特質	類別	屬性	社會議題
(1)我生下來是...	生理性別 sex	公 光譜地帶 母	女男平等
(2)我覺得我是...	性別認同 gender	男生 光譜地帶 女生	跨性別
(3)我看起來像...	性別氣質 gender qualities	陽剛 光譜地帶 陰柔	娘娘腔與男人婆
(4)我喜歡的是...	性傾向 sexual orientation	女生 光譜地帶 男生	同性戀/雙性戀

圖一

( 1.bp.blogspot.com/-R4Ng3Z6g3-4/UYJIVp\_2ppl/AAAAAAACao/MaH-MRBZ9Nw/s1600/%E6%9C%A  
A%E5%91%BD%E5%90%8D.png )

圖二

( <http://hotline-ttha.myweb.hinet.net/htm/basic-1.htm> )

性別光譜，第一張圖是目前我們所知道最大範圍對於跨性別者的區分，而第二張圖的版本甚至加入了類別與社會議題來供人參考，但其實仔細看來在生理部分仍是對於「女男」上平等的區分，性傾向則鎖定常態認知範圍內的二選一，也就是不是異性戀就是同性戀.....在某些區別上其實仍舊投射了很多性別框架與刻板印象，區分一個人較為偏向「男性」或「女性」，中間的地帶並不是一條清晰的線來區隔，漸層也不只是代表了性別的多元和不確定，更包含了很多主體認知的獨立性以及我們尚未了解到的可能性與性別延伸。

本研究透過六位受訪者，可以實際看到、聽到性別在他們身上的複雜性與衍伸性，那樣的與定義矛盾卻又與他們自身契合。在訪談過程中不停地嘗試追問，試圖得到一個所謂「符合定義」中的跨性別，然而在一次次的再訪過程中，不只看見了自己對性別框架的根深蒂固，也看見了他們與這一切的混亂、灰色地帶共處了多少年、直至現在視為理應的，因為性別對他們而言是種對外表現、應對的符號，對他們而言卻不一定有必要的存在。

## 第一節 認同的游移

在面對多樣的性別與灰色地帶，受訪者其實很難遵循一定的規則將自己分類，然而在面對主觀性的「心理」認同，他們通常不是因為害怕被他人定義或因他人種種因素而猶豫，而是因為一種自我定義與名詞解釋上的出入，其實這也說明了跨性別者的歸類已不是能夠符合定義去了解的，而是確定了每個主體的獨特性與自我覺察。定義隨著扮裝轉化，他們依自身的理解去定義每個時候的自我，打破了定義的唯獨性，不同時候、每個角度的詢問，他們的認同沒有停止游移，而這個游移並不是懷疑，而是定義的狹隘。有時候過於模糊的定義或自身的游移性，促使他們只能隨著外貌上的呈現去對他人分類何謂心理女與心理男，「(心理女)我也不知道欸(笑)…因為我男裝就是男生阿！我女裝就是女生。」，就卉卉的答覆而言，除了外表裝扮的差異，心理狀態的認同也因當下他所自認的性別身分而有所轉變，打破了既定中我們認為心理認同的唯獨性和穩定性。然而，在當我們糾結於究竟他們的自我認定是否為心理女時，明璟卻給予了我一個震撼彈…他令原本我以為已經夠複雜的界定(光是定義心理女)開闢了另一種可能：

**「……應該來說，以我的心理來講，我的心裡比較屬於跨的…現在的狀況是我是生理男，但我的心理是跨的，然後如果我想要做的是我的生理是跨、我的心裡也是跨！…我想要心理跨是因為我現在是生理男，但當我就是生理跨的時候，那我應該是…不曉得…我的心理應該是、應該說我的生理是跨，我的心裡也接受我的跨，可是我喜歡女生。」**

心理「跨」，成為一種過渡期的表現，明璟從不確切的回答自己是心理男或心理女，他把自己界定於一種「跨的動態」上，是一種對自我認定的標準與狀態、一種內在對於外在相應認同的過程，而在這過程的結論上卻也不是以心理女／心理男作為總結，一樣呼應了上述所說的，心理認同不再是認同線上的某一點，它

成為扮裝者在實踐過程中的歷程記錄與一種動態與非固定的認同，套上一句 Nana 訪問過程中所說的：「…是一種游移吧，在兩性間游移，我並不認為自己有穩定、堅定的心理女性認同，但是在扮裝時，會『暫時』進入心理女性的狀態。」

## 第二節 作為女人？「做」個女人。

在進一步的訪談過程，是否會說自己是想作為一個女性的人？也許一般大眾輕而易舉的就會想：「是啊！不然他們幹嘛穿女裝？」回答問題的答案就是 Yes 或 No，但其實答案的原因卻遠比我們想到的還有多種可能，有時候這已經不是一種「想成為女性」可以解釋的，有時候那對他們而言只不過是 BE MYSELF，或只是像打籃球一樣的興趣罷了。然而對於「女人」我們有一定的認知模型，甚至有些生理因素無法逆的原因，也成為他們思考究竟自己想不想、是不是一個女人，如同 Victoria 在訪問過程中所提，女人可以是種「樣子的呈現」，但那又與生理本質上的女人而有所差別，安然的將事實與認同間的矛盾存於一體：

「…比較像是後者（女性只是種『樣子』），因為我自己個人覺得啦！我生理上不是女性，所以我不會硬要把自己歸為女生……我覺得我沒有每個月的煩惱，當然我知道這個很辛苦，所以我還沒有那個立場說我是個真女人，所以才會想要用肢體來多 Cover 一點這部分，所以我、其實我自己個人跟我女生朋友出去，我還是幫忙拿東西，因為我就會覺得他們比較辛苦之類的，而且我也的確比他們孔武有力，這是事實！（笑）」

對 Nana 而言亦同，「作為女性」不只是在心理層面上的認同，生理層面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因此他們不會輕易說他們是個「女人」，他們用各種展演與說詞來包裝，讓自己「做」個女人，不可否認的是，對他們而言所謂『真／完整的女人』不單純只是「心理層面」的認同或符合「社會層面」既定的女性印象，「生理層面」更是一種被需要卻又無法輕易改變的認證標章：

「這個問題（是否會說自己是個想作為女性的人）很難回答，如果有神奇藥丸，吃了就能『完全』變成女性，那我會說 YES，但以目前的醫療科技，我不認為變性手術可以真的讓你變成女人，也就是說在心態上，我回答 YES，但考慮實際後答案則否……我不願意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絕育），卻只是半個女人。」

作為女人是他們無法實現的事實與願景，但做出個女人的樣子與型態正是他們努力的方向，甚至超越女人作為女人所採取更多的「女人實踐」。接下來談及的受訪者明璟與夏寧風就成為了完全反面的例子，他們將想成為女人的原因走向另一個象限，一方面明璟直言他不可能是個女人，「**…我那樣子的話，看起來會像女生，但其實也不是阿。**」他不是因為想作為女人而「做」女人，只為一個很直白的理由：「**應該說…我想要那個長相！與其說排斥（男性身分）應該說我喜歡女性。**」因為喜歡女性到想讓自己的外貌也成為那樣，起始於一種第二人稱的狀態下去將其變為第一人稱，用擁有來滿足於那份喜歡。然而這之間本研究認為與滿足性慾望又有所不同，這成為一種追求女性美的方式，他會開心於被誤認為女生，也就是被認可與這個角色的樣貌呈現；另一方面，夏寧風將扮裝成為一種興趣而無關性別，是否想作為一個女人不再是他會考量的核心問題，面對性別的認同他會無庸置疑的選擇男性，並「扮演」好自己的男性角色，CD 就成為了一種讓他暫時「扮演」成女性角色的興趣，而不是他想要作為女性的一種性別實踐過程。在作為這個角色的同時，他卻希望旁觀者投入這樣的性別展演當中，將他視為一位女性而非表演者，如同每個演員都期待觀眾能投入表演並置身其中：

**「…會把它(扮裝)當成興趣，而不是把它當成一種病。(我)就是男生啊！…就是想像…就像一個 cosplay，把它當成一個角色扮演這樣……現在身為男生，那我想就是…可能還是要扮演一個身為男生的角色，那如果想要完全變成女生的話，就是等來生有機會再來看看吧！……(偽娘的偽)就是『假』，會希望在 CD 時就被當成一個女生……。」**

相較之下，面對自己的扮裝，卉卉毫無疑問地將女裝的自己歸類為「女性」，心理隨著外在轉換甚至不為此衝突，生理上存在的差異性無法避免，但在不同的身分轉化上也有著不同的接受度，「**就覺得說我現在是女生，那東西(男性性徵)本來就不應該出現阿！……但我希望我男裝時他出現(笑)。**」服裝則是加強他的身分呈現與區隔的一種標記，當我詢問扮裝成女生時的感受，她無庸置疑的回答我：「**我就是女生！**」在後來我問她面對自願役身分時所需面對的大量男性是否感到壓力，她仍然沒有遲疑的回答我：「**我就是男生阿。**」好似我問了兩個很奇怪、本應理所當然的事情，扮裝成女人的她認同自己當下的性別身分是內外一致，然而在面臨強化生理性別的職業下時，他接受那種事實狀態下的自我，在她與他的轉換之際可以看見另一種認同的樣貌。

### 第三節 性別與性的羈絆與脫鉤

對於跨性別者而言，他們並不會有個單一、唯獨的選項，在我們給予選擇題前並沒有所謂的性別絕對。從幾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審視跨性別者的性別光譜在漸層中游移，並證實了所謂光譜並不是 A + B + C 後的產物，它有各種選項的結合與搭配，而性傾向總是性別議題這個圓之內的關鍵點之一……生理男喜歡男性不再是所謂的同性戀，我們認知上的生理性別所應該對應的性傾向，在這裡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有時候性傾向成為他們強化自我性別認同的方式，如 Victoria 在界定異性戀的同時其實也是為心理女的自己佐證，然而這其實仍複製了一套異性戀的模式，也就是女與男之間的情感，只是將性傾向與生理性別脫鉤、強調了自我認同的心理性別，成為一種認同概念上的異性戀。

**Victoria：「我最常跟人家說我是異性戀！（笑）……我沒有去深究那算甚麼…可是我會常常那麼講，我又會覺得其實心裡會覺得認同部份自己是女生，可能是為了那部分而說自己是異性戀……」**

那麼能夠在男裝時喜歡女生、女裝時就是喜歡男生，我們能說他是雙性戀嗎？其實也是展現了異性戀的本質，粗糙的異性戀定義也就是一個人對於社會中不同性別的人產生愛慕與情愫進而戀愛，然而卻沒有明確的說明這所謂的「不同性別」必須是生理、心理不同還是必須都不同才稱之，異質性的異性戀說明了打破以往被社會規範所界定的異性戀定義，它的本質仍在，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現。而卉卉即使擁有兩種性別認同，但如何轉換仍是一種異性戀的表現，只不過他在扮裝的同時也同時做著性傾向的轉換，就像對於佛洛伊德而言，被解讀為雙性戀的性傾向其實是在單一心靈中兩個異性戀慾望的巧合罷了。（Butler，2008）

**「無論是男女，如果說他是男生的話，他能接受能變那樣的話，確定的話，確定能跟我…走到底的話那我就會，我也會很愛他，我就會變 T G 這樣子，如果說她是女生的話，她能接受我是 C D 的話，她很愛我、我也很愛她的話，我也是會和她結婚。」**

甚至很多時候性別與性之間不一定有一定的關聯性，Butler（2008）在《性／別惑亂》中也提到，性別不是性的衍生物，它不會如命定的性（意旨生理性）

一般固定不變，這樣就賦予了性別對性的多元化詮釋，也質疑了主體的統一，也就是為男體時何嘗不能夠作為女性？受訪者 Nana、夏寧風、明璟以及 Lolo 身上可以看到，CD 無關性，純粹成為一種角色的呈現和心理層面的追求，Nana：「對我而言，扮裝是對女生的好奇和羨慕，我的愛戀對象還是女性，並不會因此而『愛男人』啦。」很多時候社會上的既定印象會認為跨性別者（不單只 CD）的性傾向是同性戀：「因為他們追求與自己生理性別相異的裝扮就是源自於他們對生理男這個性別的抗議啊！所以他們認同女性性別所以應該愛男生！」這樣的想法打翻了很多扮裝者的可能性與可討論之處。如上幾節所說的，他們不見得都有心理女的認同，更不一定是我們定義中的同性戀，Victoria 即使是異性戀也用主體的角度去解釋全新的異性戀型態。身為雙性戀的 Lolo 在訪談過程就很明確的回答：「對沒錯！這兩個（裝扮與性傾向）是不一樣的事情！」甚至在很多時候，當那樣的扮裝行為被揭露時，大眾會自然而然的與性傾向扣上，「像以前上整體造型的時候，大二的時候，老師的助理就是助教，有一天就突然問我是不是 gay…(笑)」Lolo 的服裝打扮被視為與生理性別不吻合的，因此直接被助教詢問是不是同性戀。

然而這樣的問題層出不窮，跨性別者總是被與性慾串連起來，除了是種汙名之外也是他們在面對交友上十分困擾的問題，有時候對於他們的人身安全會有一定的風險存在，然而在這一方面便推翻了媒體上總是放大跨性別者作為變態或加害者的形象，卉卉：「一堆純男或是說一般男性對於 C D 說你就是這樣子，對你講話不尊重，就是要性這樣子。（和純男）單獨出去的話會有些微的不安全感。就毛手毛腳的阿或想對你幹嘛幹嘛的。」研究者發現當這種狀況發生在身為主流異性戀的夏寧風身上時，對於這種扮裝行為與性傾向的被串聯抗拒感會更大、更加強調自己的異性戀身分，：

「她（前女友）的觀念裡面，畢竟可能就是一個…同性戀、同志這樣，那…我有試著…就是想要去…解釋，跟她說明白，可能就是說這不是，這跟…（女裝和同志）是不一樣的。……比較不能認同的就是她會把 CD 跟同性戀連在一起……（自己）完全是異性戀，還是希望…有女朋友這樣…對，覺得是兩回事（性傾向和扮裝）。」

其實在這邊也可以發現到，「喜歡女生」這樣的傾向會變成一種強大的佐證與安全感，也就是將扮裝這個在社會上被視為屬於邊緣的行為縮小檢視，放大並

聚焦在他仍是主流社會中的異性戀角色，這樣就能夠減低自我的矛盾與罪惡感。訪談中研究者以假設的問題詢問，夏寧風也承認當同性戀角色與扮裝行為同時存在，就會變成和一般大眾更有距離，「……男生就是會比較排斥，因為他們大都會聯想到同性戀這方面，可能就會有進一步的想法或（曲解）什麼的。」

#### 第四節 游牧的她／他一扮裝者的族群歸屬

「我有時候的確會認為『跨』這個字不太貼切，但就想說這是大部分常用的字，我就將跨解釋為跨過這個社會上所界定的性別界線之類的，反正我就不在傳統的男生女生的分野裡就對了。」（2014/4/17 訪 Victoria）

就我們所知，在 Transgender（跨性別）當中，又有著諸多分類，本研究以 TS、TV、CD 來做分類，但也並非與同志族群完全切割與互斥，很多時候性別介於一種重疊、交錯的軌跡之上，例如對於 Victoria 而言，CD 不是唯一的身分與認證，然而在面對不同族群中的自我認同時卻又常常被認為『不夠』，生活是屬於同志圈，自認心理女，性傾向的方面也以異性戀來表示，面對自己曖昧的自我分群也會感到困惑，但不會為此想讓自己偏向某邊的分類，他總說：「這就是『我』啊非常 nature。（笑）」，無論哪種「歸類」，都是他自己：

「……我今天跟一個喜歡 C 妹的人聊天他覺得我不夠 C，但如果我只要跟一個一般 Normal 的 Gay 聊，就會覺得我 C…我就會把自己歸類在無性別這塊，因為我常常就覺得我是男生我又不像，說我是女人我又不是真的女人……。」

生活上的話是同（大多數的交友圈為同性戀）啦！但我給自己的界定的話，我真的是跨過那個性別的界線或甚麼，不論分類的話其實也是一種跨，我也跨過去了啊！（笑）」

受訪者從中打破了很多我們所認知到的跨性別規則，重疊的身分分類並不影響他們對自己的性別光譜的認定，他們這樣的無庸置疑，就開始見證了他們打破單線性的性別歸類，從他們的訪談過程與回答語氣，可以看見他們不屈服於長年以來所被框架住的『性別』，這一切發生的很自然，就只在於他們認為 who am I？他們自認為甚麼樣才是他們。受訪者的內容所見性別沒有邊界，也不是只有兩性才是理應存在、跨性別就是超出範圍，將所謂兩性之外的性別歸納為另外的、新

的、常規之外的。

夏寧風：「我覺得如果是說是…要…叫你要（身分證）增加一個性別的話，不如把它取消掉…變成讓外觀看起來這件事就變成是一個很…變得一個比較主觀的事情…」

而卉卉在他的生命歷程中交過男朋友也交過女朋友，現在有著穩定交往的男友，但也不否認未來會有愛上女生、甚至結婚的發展趨勢，而無論怎樣的生命歷程轉移，那樣的歸類於哪裡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自在的遊走於性別之上，「如果我現在是女裝的話，我會勾 C D、心理女；如果我是男裝的話我只會勾男生……因為我男裝就是男生阿，我女裝就是女生！」。如同 Lolo 他願意接受自己被稱為跨性別者，因為他知道自己不屬於主流社會中的群體，然而他同時也不認同自己穿的是女裝，因此穿女裝 = CD = 跨性別者，這樣的劃分法也被打個大叉叉，它是一種跳躍式與相較式的歸類認同，有時候分類標準是基於社會上想要更容易的區分何謂主流與邊緣，因為那對於擁有權力的族群來說是種更方便統治與監督社會的方式。然而，在明璟身上，從第一章節探討對於心理女的認同到跨性別的分類界定，就可以發現其實對他而言「跨性別」不只是種名詞的定義，反而更像是種狀態上的進程，也就是心理狀態對未來生理狀態的期待，以及心理狀態對未來狀態結果的接納。「跨性別」通常象徵著對他者解釋自我認同的一種歸類模式，而對明璟而言，它反而是種自我對自我對話與坦誠的歷程，但同時卻也很容易發現跨性別者總是被大眾歸類於同志或變性人：「像那個時候就老朋友來說你怎麼變性了……。」

明璟：「恩……我知道跨性別甚麼，我覺得…（被歸類於此）也還 ok！可是我也沒有做到很、我想像中的（跨性別）那樣。但我講的跨就是那種…我不需要、應該說…我原本是男的，但是我可能不需要特別的打扮就能變成女生…我如果變成跨的時候我會變的說我不喜歡人家…欸應該說，我如果變成跨的話我希望我看起來變得像生理男……我想要心理跨是因為我現在是生理男……」

## 伍、 性別身體／氣質之打造—『做性別』

Judith Butler（1990）在一書中提出了「做性別」（doing gender）的概念，在

事實上並沒有一個肯定的、真實的性別存在，只不過是透過操演／展演（姿態、用詞、打扮）來形塑一個性別的誕生。但其實在我們審視跨性別者做性別時，我們卻也忽略了我們用著二元性別的眼光打量著他們。何春蕤在演講中舉了個最好的例子，韓國變性藝人河莉秀會被同情生理與心理的矛盾，因為她天生麗質，甚至比女人還女人！那如果今天是像阿諾·史瓦辛格體型一般的人說「我身體裝錯了靈魂」呢？這場演講的觀眾給了最好的反應，他們笑了，因為我們認知中最完整的女人不是那樣子，然而我們卻忽略了跨性別中的多樣性，何春蕤（2003）問了一句：**「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符合最傳統的那個性別角色的描繪，才能夠擁有那種身分認同？」**所以在本章節，我們看看跨性別者這個主體如何斡旋於認同與生理間的打造工作，它不是轉念間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實踐。

**Butler (1990)：「性與性別沒有原本，只是種模仿與操演，是社會人為的文化建構，反覆的操演強化，使它根深蒂固成為我們社會的牢不可破的定律。」**

### 第一節 套上「女人的」皮？

扮裝者的開始為為自己「打造」性別的起始，其實如同光譜，很難將其統一歸類為一個共同的因果連結。從最初跨性別者的出現到現在很多時候，大部分的民眾仍對跨性別者有很高的負面印象，例如變態、異常、對女人有非分之想、犯罪動機，來自於一個觀念：『扮裝就是種性幻想的行為。』其實透過受訪者 Nana 的表示，雖然不可排除有些扮裝者的確是以滿足自身慾望而扮裝，但那並不代表就一定會產生犯罪動機，如同手淫在 18、19 世紀時被認為是可憎、無恥的行為，直到吉爾伯特·托其馬在《性的對話》中指出，**「沒有自慰經歷的青少年在成長後遇到的問題會更多。」**未知而不被了解的領域，大眾會選擇用一種最簡單的方式去將其定義，但卻忽略了這種標籤化對跨別者也是種暴力，做女性扮裝的行為被曲解、污名，單純的形象追求甚或根本與生理慾望沒有關聯卻不被接納。

本研究受訪者身上可以分成四種，一位對「女性社會角色」的追求，也就是期望獲得這個性別角色中的附加價值。現在兩性被認為具有同樣的受教育機會、同樣的工作權利（Hurlock 1986），那樣的女性社會角色的確不再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但其實很多的大眾認知來自於媒體（例如童書、新聞），間接或直接地在生活上傳播女性角色在社會是被視為柔弱而需被保護的（江麗莉，1988），卉卉想得到的就是女性角色在社會上的優勢，**「……就是想要被保護阿…漸漸的開**

始穿女裝這樣子。」；二是「自我認同」的呈現，也就是扮裝並不是某種目的的實踐與達成，是一場「我」的外在展現與生活部分，成為一種相較下最合適也最舒服的展演模式，不是因為服飾的性別化而做出選擇，如同 Victoria 說的：

「Yeah ~我就是覺得那就是衣服，我不會界定它是男裝女裝，我現在就是想穿它或很適合。…穿裙子甚麼的就會覺得非常 Nature，就是天性(笑)……不會(覺得在扮裝)，就是覺得很自然而然地穿上自己的衣服啊！不會特別覺得是穿…反而是穿男裝或是襯衫這種東西，因為我每次都在想說，如果我以後要去工作要去面試，要我穿西裝我覺得好煩惱。」

與此同時，扮裝行為的定義有時對於某些扮裝者而言是過於被套牢的某種族群分類，從前幾章看來扮裝者的扮裝行為被認為是對無論生理、心理有某種特定認同而形塑出的產物，但其實對於另一群會被歸類為跨性別扮裝者的人而言，他們不排斥「被」分類於這個標籤之中，為何強調了「被」這個被動字詞？因為在研究者提及、詢問他們在穿上被定義為女裝的服飾時的自我分類，他們會猶豫於扮裝者這的字詞，因為在這三個字下的定義會被放入很多既定的性別印象與認知當中，可是他們接受大眾因勾選式的被配對於此，而不是主動的自己選邊站，像在探討服飾的性別(女人的衣著)，明璟和 Lolo 在這進程中都強調衣服的本質性，將衣著去性別化：

明璟：「應該說……我穿衣服並不是因為它是女裝而穿，而是我覺得它好看而穿！對把它定位成女裝，但我就會覺得衣服好看就好為什麼要把它分那麼多？……我並不是想打扮成女生的樣子，我只是覺得那件衣服好看！如果那件衣服擺在男裝部我也會去買阿！」

Lolo：「覺得不是(女裝)欸！哇…(思考)，就自己愛穿甚麼就穿甚麼阿！想跟別人不太一樣的感覺就這樣…」

第三種則是對「女性身體意象」的好奇與追求，也許這一方面很容易被大眾去扭曲為 TV，也就是被聯想為滿足性慾望的扮裝行為，通常都是較為負面性的概念，然而在這邊我將它轉化解釋，它不一定是滿足性興奮／性高潮的，純粹為一個扮裝者對於女性這個角色上的好奇、羨慕那樣的性別意象，所產生的模仿行為與再造行為，夏寧風表示：「可能就是…會、會希望…希望有那個女性的…那

個曲線，或是身材那樣，恩…就是看到那樣子會覺得很吸引人，然後就會想要扮成那樣……。」將理想中的曲線套用於自己身上，達成一種成就感與滿足感。Nana 一開始純粹對於性別的好奇心態，在發現自己能夠因為裝扮而轉換形貌後便開啟三十多年的扮裝之路，性別在這過程之中變成可塑與可變的：

「國中以後，對女性產生好奇，對女性衣物（尤其是胸罩）感到好奇，趁家人不在時，偷穿媽媽的胸罩、衣服開始。……當你可以變換成另一個形象，確實會感到很興奮，發現自己女性化的另一面，原來有這麼大的差距。」

## 第二節 打扮

外在的打扮，例如服裝、儀貌、妝容是認知上扮裝者所需具備的基本條件，「扮裝」的字面上定義為打扮變裝，然而本研究在最一開始找到的兩個受訪者皆沒有顯著的扮裝行為，也就是他們的「做性別」並不明顯。同樣的，這樣是否就不能定義他是扮裝者？但並不表示他沒有在打造他的性別樣貌，讓自己介於一種灰色地帶的拿捏也是歷經實驗與經驗得來的成果。在 Victoria 身上我們可以探討到，灰色地帶可能是種處身於社會中的保護色，「**想要省掉那些眼光吧！因為路上的注目禮有點太多了。**」也可能基於受訪者對自己外在的評價而選擇的「呈現」，如同在這一連串的過程當中選擇最合適自己性別的需求、襯托方式，服裝可能是扮裝者最顯現的象徵，但不再是扮裝中的必然，「……因為服裝對我來講，真的還好，一換掉就可以變的東西，就覺得沒有必要一直做這麼麻煩的事情(笑)。」

扮裝者的天生麗質，也就是體格較瘦小、臉型偏尖會給予一定優勢，同樣的他們也更願意用更多技巧來襯托優勢，相對上，有些體格較大、臉形線條剛硬的受訪者便會選擇一種若有似無的扮裝，也許我們會認為這就是她對自我的不認同和懷疑，但在交叉訪談的過程中去理解，打扮是種輔助，不把自己弄得更女性化不代表不認可自己，只是自認男性特徵過於明顯，反而過於扮裝會顯得整體突兀，Victoria 再一次強調合適性與體型的搭配：「**因為我身材比較大隻……你總不能叫我穿甚麼細肩帶洋裝，就有點荒謬(笑)**」或者純粹的心有餘而力不足，解釋為：這不是適合她的 Style，如同過胖的人不敢穿橫條紋衣服、膚色過黃的人避免橘色系衣服。承上述，必須強調的一點就是：「打扮與否，無關認同」。本研究著重於他們對自我 CD 的認同，而不是我們將他定義後歸類於此。

Nana：「就口紅、一點粉底而已，眼線、假睫毛這些東西對我而言，太困難了……年輕就是本錢，年輕時比較容易達到 PASS 的程度，年紀大了、身材走樣，也難有什麼追求的理想形象……我是知道有 4、50 歲身材還保養得不錯的 CD，我做不到。」

夏寧風：「因為…化妝很麻煩，我現在覺得很麻煩…如果之後…如果有人可以幫忙的話，那也許會考慮。」

Victoria：「(留長髮)爽。就是一個爽。我就是可以綁這樣的馬尾！(甩頭髮)…我又懶得化妝懶得裝扮，而且要找到我能穿的女裝不容易，很累！man 我也裝不來。平常我頂多比較中性就是短褲，到大腿的，或是女生飛鼠袖那種，冬天裡面穿內搭褲加雪靴……就是我穿起來舒服！畢竟我身材也不小隻，所以要找到就是有設計感的，又要我能穿的就是不多，那不如穿得舒服一點，我平常就是穿T恤而已。」

下面卉卉的例子拿出來與其他訪談者做比較，就可以看出明顯的不同，理解扮裝的定義並不是所有人都一樣。對 Victoria 而言，達到她心目中女人的樣子就只是長頭髮就可以了，對於服裝與妝容的追求並不高，一方面是體認到自己身材的設限，另一方面就是純粹舒適的追求。而卉卉對於自己容貌上的「小瑕疵」一點也不會放過，例如眉毛，即便本研究者在訪談的過程中根本看不出兩張照片眉毛的異狀與差別，但她就是堅持她的眉毛還需要加強，而除毛療程更是完整了她在「做」女性的性別上的付出，因為濃密的腿毛與女裝對她、對社會而言是種明顯的矛盾而必須排除，除毛的細節、過程、花費她全都掌握，她熟知自己身體所需要的改變與一切資訊，因為對她而言「在身為女人的時候」，就該像個女人。

卉卉：「我沒有刮(毛)阿！因為我刮，會癢又會起疹子過敏，因為鬍子要刮麻煩，而且難完全清理……之後用拔的，但太快了，一個禮拜就會長很長，所以一開始就想說去除鬍子(除毛療程)。第一次花一兩千塊除鬍子，第二次去花六千多塊加鬍子腳毛除掉，然後第三次去的時候花了八千多塊，又打了縮毛孔，就是越來越多……。舉比較簡單的例子，像這張(自拍照)敗筆就是眉毛，然後在最之前是帽子，要遮髮線，但以前都不知道要帶，後來知道了，但眉毛還是敗筆。我都用拔的，後面比較好一點的話，像今天拍的，眉毛好很多，就慢慢進步。」

除了發現年紀、體型、麻煩會成為他們扮裝上的限制之外，也可以發現她們對於「長頭髮」的執著，面對研究者詢問扮裝持有的物件，不外乎都是擁有頂假髮。夏寧風的扮裝技術物並不多，有的也就是假髮：「一頂是捲的，一頂是直的…」，長髮變成扮裝時的一種象徵物，如 Victoria 對於長髮的見解：「對，我沒有到非穿(女裝)不可！可能我對女裝的執著只有在長頭髮，比較像是我對女生、我期望中的女生的樣子。」在她們對女性意象的概念中長髮有時候比一套衣服更能呈現，即便訪問過程研究者也曾以現在流行很多短髮的樣貌作為詢問，受訪者仍會表示長髮比較漂亮，卉卉就無庸置疑的反問研究者：「妳不覺得長髮比較好看嗎？除非特定拍照才會(短髮)」，也應證扮裝者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對性別也會有種想像和模型標準，而大多數仍與社會上對於女性印象的標準一致，例如長髮、身材曲線，她們理想的樣貌也就投射在自己扮裝時的呈現，藉以滿足一致的理想與實踐，像夏寧風的扮裝照片以長直髮、較合身衣物顯現著他對理想女性的偏好：「外貌嗎…就是長髮啊！然後就是要好身材(笑)。…因為我其實是比較喜歡長直髮的女生……。」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她們對於「毛」的在意程度，鬍鬚與濃密毛髮對於處於一個女性角色時是一種違和的現象，例如本研究者在一段時間時下巴總會長出一根較粗黑的寒毛，而不免俗會被開玩笑問：「妳是男人哦？」，可以發現社會對於這種生理狀態的性別呈現具有高敏感的意識，如同他們在長髮上的堅持，濃密毛髮就變成另一項他們較不能夠接受在女裝時顯現出來的樣貌，那在「女貌」上的既定印象是矛盾、衝突的。

卉卉：「…我之前是穿那個不透膚的那種膚色絲襪，很厚，兩百丹吧！COS 專用的，蠻貴的，後來打雷射就不穿了。」

夏寧風：「絲襪(腿毛)很明顯對啊！但我不喜歡就是說讓腿毛顯現出來，可能就找比較厚那種。」

### 第三節 姿態與言詞

相較之上，很少人會去觀察扮裝者的行為舉止與用詞所散發出的性別意涵，在本研究的訪談過程當中，透過觀察其實可以發現，如果扮裝者的扮裝行為是會在日常生活中發生、意即能夠以扮裝的樣貌生活的受訪者(如 Victoria、明璟、卉卉、Lolo) 會呈現出更顯著的差別，也就是性別氣息的流露。Victoria 在受訪過

程中會不斷地撫摸自己的馬尾、談話時手勢較多：

**Victoria：「對我而言啦！我覺得就是很多人扮裝起來但是動作就超粗魯的阿，然後高跟鞋不會穿啊，O型腿，然後走路反正就是很魁，我就是不行、我無法，我就覺得寧願肢體比較接近女生，對我來講會比扮裝更貼近我！」**

明璟一開始的觀察並沒有多大的差別，但發現訪問時間一久，明璟開始呈現一種單手托腮、身體斜靠的方式思考我們提出的問題，而 Lolo 和 Victoria 說話的氣質很相像，和明璟相較之下會發現她們講話速度較快，較多情緒性語調或高昂的尾音，而 Lolo 在思考問題時會雙手托腮，並也意識到自己的行為舉止在同學當中是較女性化的，因此高中就曾被譏笑、大學同學也會以此作為玩笑：「**(和同學)聊八卦的時候我這樣揮一下，他們就會說你這娘泡。**」面訪卉卉時，一同步行到目的地的路上，發現卉卉會緊靠她的男友呈現一種依偎的狀態，或者以手摀嘴表示尷尬、害羞而作為較安靜的角色（訪問開始前多是男友與我們溝通），而卉卉也表示自己會透過聲帶的控制訓練讓自己處在男性／女性不同角色時會有不一樣頻率的語調：「**就慢慢地提高（頻率），人都是一樣，一直不斷地用它它就會不斷的提升…在練聲音把它提高的時候雖然很難聽，但久了之後就可以往更高的音域發展。**」

很多時候，這種姿態上的訓練在無意識當中成為生活習慣，而不只是一種可以隨時卸載的工具與技能，使得卉卉無論在男裝身分、軍中或女裝身分時，都會有較陰柔／女性化的行為舉止或姿態認知，這種並非能夠轉換的部分，使得卉卉的扮裝無時無刻都暴露於男裝身分上。

**卉卉：「比如說，喝飲料一定要用吸管，喝水也會除非很趕，就不用！坐姿倒是還好…因為當兵嘛！非必要的時候要曬太陽，我一定塗防曬油，即使只有十五分鐘我也要塗！……坐車子的姿勢也會稍微注意，機車汽車都會，總不能這樣子（女裝的樣貌）然後腳開開吧！」**

相較之下，這些受訪者的舉止與姿態是屬於社會印象中較為陰柔、女性氣質的，甚至可以發現語調上的差異與用字遣詞。很有趣的是，在長時間的訪談過程卉卉逐漸放鬆時，當提及軍中同袍或男性友人對她的女性化姿態（用吸管喝水、塗防曬乳）有所批判時，當下身為男裝角色的她會如何反應時，她毫不猶豫地回

答：「我都會帶髒字欸（笑）…操你媽的乾你屁事哦！我塗防曬油是你家的事是不是…」、「我就會說爽啊！咬我啊笨蛋。」這裡明顯的看出她處於男性角色與女性裝扮時的用詞差異，受到當下所處的環境以及自我角色的調節，所延伸出一套符合性別意象的姿態言詞，一方面除了讓性別的展演更加完美，也是作為身處於某個特定群體間時調和出的性別文化。

#### 第四節 資源

扮裝者的資源來源從何而來？隱性的扮裝者<sup>15</sup>尤其困難，因為他們無法以男裝之姿去購買女裝所需，這同時也會限制了他們對於自己扮裝時的技術、工具限制，例如受訪者 Nana：「從網路及書籍學習，然後就是嘗試錯誤法。」扮裝必須要有一定的「工具」來形塑這個女性身分的建構與表演，如姿態和言詞是種非物質性的工具與技巧，但如果沒有物質性的工具，例如長髮、妝容、服飾...等等，來襯托一個社會上所定義出來的女性體態，其實也難以達到他們所追求的作為／暫時當個女人這個被認可的形象。網路在某個平衡點上是個具公平性的科技物，這種匿名方式也無須擔心他人眼光或打量，是一個篩選度與監視度低的媒介，在適當之中並不會審核你的身分、性別，而網際網絡當中匯集的內群體有時候也會成為彼此交流的重要管道，例如請教扮裝社群當中扮裝資歷較深的人（前輩）或是較有經驗者在網路社群中的自主分享與討論，無論是工具上的使用心得、扮裝資訊、新聞事件。書籍的使用亦是如此，一個沒有界線的媒介，對於跨性別者而言，網路和書籍就是個最和善的資源運用。

夏寧風：「就是會去看比較多的服裝(雜誌、網路)…其實有網友建議說多去看一些那個…女性雜誌，然後來學怎麼樣穿……會，會去請教前輩他們(扮裝的問題)。」

Victoria：「當初就是有看到 KIMIKO 老師跳比較性感的影片…會開始找同一路線的影片開始看，或看電影啊，什麼角色的動作比較符合我理想的形象吧！…然後我就是會去觀察比較，知道自己不適合跳男生的舞。」

卉卉：「高中階段的時候想說我只要可愛漂亮就好，到了一定標準我就想要

---

<sup>15</sup> 這裡我們用來指不會以扮女裝的裝扮離開私人空間，如房間、家中的扮裝者，通常這類的扮裝者是很少呈現於大眾面前或被他人所發現、覺察，扮裝的身分被他們隱蔽在獨自的時空中，反之則稱之為外顯性扮裝者。

學化妝，從15歲高中都在學化妝，自己這樣摸摸摸，有時間就學，自己看YouTube，走路幹嘛…」

## 陸、 生命歷程與自我認同

最後的一章節，連結了他們的生命經驗與自我認同，自我認同不再只是自願自的認定與堅毅不拔的單選題，他們游移、趨近、脫鉤……每個生命階段成為它們絢麗而真實的抉擇點。從家庭、學校、當兵經驗、工作發展直到未來，每一階段的去探討、用他們的生命角度去印證認同的轉變，那樣的移轉、矛盾、堅毅而動態的認同意志，會令人著迷於那沒有一句答案的結論，因為生命過程就是他們自我認同的生產過程和一場最驚心動魄的性別表演。

### 第一節 社會的性別腳本 V.S 跨性別者的自導自演

Giddens (1991) 表示，「角色」是社會文化加諸於個體，它依照那個時代的價值信念、態度與規範道德而被形塑，同時賦予個體某種期待，期待個體與他人建立的社會關係中去遵循某種角色的腳本規範（性別角色亦是如此），而「認同」成為自身出發的自我界定的意義來源相較來說是比角色更為個人化的，但透視跨性別者的生命，他們的自我認同與性別角色雖然偶而會產生一種定義模糊的現象（但那未必是種對認同的質疑），然而在「扮演女人」的過程中，其實他們也複製了社會上女性的角色，因為如此，他們才能成功而完美的作為被他人認可的一位女性，例如長髮飄逸、動作小而嫵媚……卉卉就說出了在社會當中男性被賦予的角色期待讓他感到疲倦，而成為女性，也享受了這性別角色的「優勢」：

**「就是想要被保護阿，就醬的開始穿女裝這樣子。……在我認知的規則（男生不該被表現出想被保護的樣子）啦！在我認知裡就是這樣阿。……因為（男生）保護別人是理所當然，所以才想要被保護啊！就是你一直保護別人，會覺得很累。」**

在面對這種流傳千百年的觀念上，兩性的性別角色不只是在對於生活上的細節有一定的氣質規範，對於工作、責任、未來的定義由小到大，也因性別而有雙重標準。本研究的受訪者跳脫了既定的性別框架之後，反而更看見了這個社會為性別角色所刻劃的劇本，在跳脫學生的身分後工作上的衝擊首當其先，做為人生

一大部分的區塊卻成為他們總是碰壁的環節，只因為他們的自我認同與社會上建構出的性別角色相去甚遠，有時候能力無法施展便被掩蓋機會。

Victoria：「不論外表的話，單純以能不能做到那個程度的話，像車展小姐跳舞，我根本不輸啊！甚至大贏。可是就差在我沒有一個女人的外表！或是，很多工作啊，像租書店我之前想去，但幾乎都寫限女性，我就納悶，為何限女性？像有些工作為何要限男性限女性，我就不能理解，就算有些出勞力的，我覺得某些女生自己也是可以，反正我就是覺得這工作他做得來時，為何他不能做？」

同樣的，作為隱性的扮裝者為了保住工作，他們必須將 C D 的這一塊當作一個不被碰觸的秘密，如同受訪者 Nana 在訪談過程中不停地提到自我保護的重要性大於一切，揭露的行為變成生命中最危險而不可碰觸的決定，即便想也變成一種奢侈：「我的工作對變裝是有高敏感性的，絕對是『見光死』，絕不考慮開誠布公。維持現狀就好。」甚麼樣的工作被認為有那麼嚴重的性別刻板印象呢？即便我們有再多的疑問認為這個世代不可能這樣子，但其實不可否認這被形塑已久的現象不可能輕易被揚棄，在研究者談論社會上的困難時往往都有感而發，然而具有傳遞資訊與再造意識功能的媒體卻往往一再的強化與復刻了這些二元性別的標籤化與多元性別的污名，對閱聽人的潛在影響可大可小。

明環：「…有時候她（經紀人）找不到人會找我幫忙，然後，其實你就會發現到演藝圈就會用那種很固定的刻板印象，例如說我今天缺司機就要找個男的然後穿西裝，我的問題就來了！為什麼司機一定要找男生不能找女生？為什麼司機一定要穿西裝呢？只穿 T 恤不能當司機嗎？司機不是只要會開車就好？……嘖…我不是很喜歡這種文化。」

面對社會上刻板印象的性別腳本，跨性別者無法認同，卻大多以逆來順受的方式看待、存於幕後，正當我疑惑為什麼他們不勇敢跳出來為自己說話時，冉冉道出了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尊重『我們』這群的存在。」相較於同志群體對於自身權益的積極，跨性別者沒有擁有太多的權益需求，又或者說其實他們要的和其他人沒有差異，另一方面，本研究認為，相較於同志群體的差異在於，有時候扮裝對於某些扮裝者而言可能只是生活中一半或者更少的比例存在，這種轉換的機制不同於同志在面對這樣的認同後就是 24 小時存於這樣的身分之下，因此

相較而言，這樣的權益被剝奪感可能不會大於同志族群，即使有，也存於少數扮裝者而非全體，對扮裝者而言有時候這只是一種興趣、自我性別認同的呈現，它源自於人最根本的自我價值觀，就如同本研究一再強調的是受訪者的主觀定義與認同，夏寧風：「這可能就純粹是…比較可能是道德上的問題，應該說一種社會認同。」

## 第二節 家是「加」成還是「枷」鎖

個體早期的依附對象為主要照顧者，通常是父母，然而依附關係是一種持續性的傾向，經歷長時間的發展，早期的依附關係會持續影響日後個體的認知發展、社會能力、人際關係及對自我的認同感(Bowlby, 1973; Elicker, Egeland, & Sroufe, 1992; Steele, Steele, & Fonagy, 1996)。本研究六位受訪者正好都是在國中期間開始想要扮裝的想法，但因為經濟因素、認知不足或私人空間限制而難有完整的扮裝或資訊，對這樣年齡的一致性研究者認為根據 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來看，青少年期<sup>16</sup>的發展重點正好為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identity and roleconfusion)的階段，在此一階段的孩童進入一種身心認同的整合階段，也就是開始尋求自我、認定自我(石培欣，民 89)，青少年時期是自我認同的關鍵時期，而此一階段深受家庭影響，因此在此將探討受訪者的家庭關係與自我認同的連結性。

「…不是溝通的問題是信任的問題，我覺得我連在家裡睡覺可能都會出事情……可能我睡覺睡醒過來了，我這頭髮被剪掉！這是一個…呃應該說我完全沒有信心。我的手機號碼其實一直沒有換…我一直很想要聽到就是，有一天電話響起來，醫院那邊通知我說我媽媽死掉這樣子。」

這是一個最極端的例子發生在明璟身上，36 歲的他從大學之後就離開家裡再也沒回去過，生於單親家庭，由母親獨力撫養，傳統的教育方式讓明璟一開始嘗試扮裝就碰壁，無論新買的衣服、模型，只要是媽媽看不順眼的隔天就會出現在垃圾桶，「他們覺得我那個衣服是偷來的啊…他問我是不是同志，我說不是，他就說你真的不是嗎…」過多對於扮裝者的污名與標籤在明璟的媽媽身上顯露，因而建立了一段不信任的關係。同樣，初次因家人打掃發現絲襪而被動揭露的夏寧風，家裡有傳統的雙親角色與管教方式，在第二次被女朋友發現後，自己同時自覺這是一個不能公開的身分，讓 Facebook 上的扮裝身分與現實生活的身分完

<sup>16</sup> 根據 Erikson 的量表來看青少年期為 12~18 歲，而台灣的國中小孩年紀正介於此一階段。

全切割。而卉卉在提及與家人關係和初次從家裏獲取扮裝資源時，卉卉表現出明顯的排斥並省略，「**以前有過不好的經歷，對...但過去的經歷就過去啦。**」，傳統的價值觀念也促使疏遠的關係，與夏寧風及明璟的差別在於他對於家人目前扮裝狀態是屬於保密的狀態。上面三個受訪者我們可以大略看到家人的反彈和傳統價值觀念會間接的造成一種疏遠關係，以及扮裝上的一種不安全感。

**明璟：「基本上我常做惡夢...基本上我如果做惡夢，都會是很奇怪的噩夢，除了很奇怪之外我最常夢的兩種，就是家裡遭小偷（東西不見），另外一個就是我醒來的時候我頭髮被媽媽剪掉.....。」**

接下來兩個相反的例子就是 Victoria 和 Lolo，首先他們都是對於家人已揭露的情況，在這種狀況下的他們是否曾經走過一段革命而換取來現在的安寧？答案是明確的沒有。同樣蓄髮的 Lolo 也身處於一個接受度較大的家庭，「**好像已經預知我會留長頭髮回去的樣子，他直接跟我講在親戚面前綁乾淨就好！.....他們會問我他們要怎麼穿!**」面對家人的接納，Lolo 表示自己其實會顧慮到父母在外是否會被親戚朋友指點，而通常面對這種狀況時候，會選擇較低調的方式穿出自己的風格，而家人自然的也學會一套巧妙的應對方式。而第一次因為參加南部同志大遊行而被報社記者拍到完美正面照的 Victoria，就這樣無預警的向家人揭露他同志與扮裝的身分，在這雙重衝擊的情況下免不了母親的擔憂，同時也發現家人的包容力：「**她就小小的掙扎了一陣子。然後最後我哥就回她說，妳就當多了一個女兒就好了（笑）。**」Victoria 道出家人從她小時候就開放的觀念：「**我那時候打開（禮物）的時候也是 Amazing...我媽好像就是，因為我都會跑去鄰居家，然後都會玩紙娃娃、芭比娃娃，然後就想說買給我這樣。**」一直以來 Victoria 都不曾受過家人的責罵或矯正，母親選用中性的詞彙避免性別正確性，而唯一一次父親對於性向的探測也不了了之。上述案例顯現了家庭氣氛與接納度的差異，相較之下可以明顯看到受訪者在不同的環境中會有更樂觀正向的態度去面對自己的扮裝／性別認同，相對應的，對於社會上的成見與性別眼光較有穩定的立場應對。

**Victoria：「我媽我爸也從來沒有講過說：你怎麼那麼娘你應該要MAN一點！我爸媽從來沒有講過這句話。所以我從來不覺得，因為我是男孩子我應該要男孩子一點，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 第三節 性構化場域的銅牆鐵壁

上廁所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然而在跨性別者的生活當中它卻可能成為一個心理認同與生理狀況矛盾的場域，「當然還是走進男廁，但會覺得非常彆扭……我大部分都上（隔間）那種，如果尿斗都有人的話。除非中間能夠和別人隔一個尿斗，那我就會在外面上」、「因為我去上男廁，我會怕……我怕被人家偷窺（笑）」Victoria 和明璟道出了跨性別者在這場域湧出的不安全感與威脅感，廁所變成一個他們很難去選擇、甚至被排外的，在符合生理性別的廁所他們卻必須擔心他人為了「確認」而投注侵犯隱私的目光，然而在進入他們自我認定的女廁時，卻也容易被發現女妝下男體的瑕疵……在這個場域之中，我們也可以看見在看似已鬆動二元性別框架的社會中，人們在這種性別絕對的情況下所戴上的性別眼光仍抱持著只有兩性和刻板的性別形象。

Lolo「我剛好上完（男廁）要走出去，然後就有一個叔叔就剛好在門口框框那個位置（遇到），他就嚇到、立刻往後退找標誌看是男廁還是女廁（笑）。」

Victoria：「我只是怕造成人家困惑而已（笑），我就是做著準備說警察如果來，我會說我都已經這樣子了，妳覺得我會對妳做甚麼事情嗎，就算妳現在裸體我都不會怎樣好不好，妳旁邊的警察裸體我可能還比較開心哩（笑），我都已經準備好這些說詞了！」

這些性別混淆的情況下不只是在廁所發生，我們可以看見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場域上，對於跨性別者而言可能是個充滿風險與誤會的場域，因為這些場域被強化它的性別性，因此我們用著最傳統與刻板的形象去描繪上廁所的男生該是甚麼樣子。在日常生活有多少刻板性別的框架壟罩著？逛街挑選衣服時店員充斥的「男裝在這邊哦！」也就潑了一桶冷水給跨性別者，「……聽到店員一直講那是女裝哦！我就非常反感。」然而在某些工作、身分的場域上，也可以觀察到那牢固的性別框架區分著二元性別，Nana：「…我認為公司行號或學校不應該強迫女生穿裙裝……或是要求女生一定要化妝、穿絲襪等等。」除此之外，軍營變成一個生理男跨性別無法逃避掉的問題，在充斥著滿滿生理男的狀況下又如何調節自己的認同，本研究除了卉卉是自願役身分的，其餘都因為生理狀況或學生身分而沒有當兵經驗，卉卉：「就把自己當成男生就好，你要想說你是男生你是男生你是男生這樣（催眠自己）」，但 Lolo 在這部分就提到裝扮上面的限制對他們而言便是一個問題：「對～我慶幸！（不用被規範樣貌）」以及大家都會對於這個男性

應盡的義務有種想像空間，也就是進去後會變 Man、變不一樣、變成真男人，認為這是身為男人必經之路，即使在六位受訪者相較下對於 Victoria 較為接納、開放的母親也仍對這點有所堅持：

「當兵那時候我問我媽，爭論這件事情，像我媽就不停地跳針…也許她就期待我進去之後會變MAN的出來！對，但顯而易見那不可能……可能想說我進去就能穩重一點成熟一點，這話他倒是有講。」

#### 第四節 扮裝過程的荊棘

了解過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歷經的一切，也看見了他如何日復一日的為每天都可能遭遇到不同性別的銅牆鐵壁，並用怎樣的視角去看待這社會上的各種性別框框，在本小節我們來看看他們如何看待自己，並在這樣的認同之下又有甚麼樣的性別體會。

Victoria：「所以有時候看到為什麼那樣，我就覺得那其來有自吧！就我了解我了解～像看慾望城市的凱莉刷牙這樣撥開頭髮，我就會想說摠真的需要～」

卉卉：「我知道女裝很～累。很辛苦好不好，那個長髮，衣服又多，那個妝又要補，又不能曬太陽，一堆毛（笑）。……上廁所也是，男生就這樣拉下來就結束了，女生就是要排隊阿！上完還要整理完、出去還要照鏡子容貌，出去要一分半或兩分半吧最少。」

卉卉：「我男裝的讚數一個禮拜，那張照片讚數了不起20，50我就很開心了，留言板20我就很開心了。像女裝，兩天就破百啦！兩百多然後男裝是你要去加別人，女裝就是你放在那邊別人就會來加你。」

當卉卉與 Victoria 用女性的角色生活，並體驗著兩性在日常上的差別以及一種感同身受的經驗，而身處於這樣的身分之中，也同時看見了男女性別所遭受的待遇有明顯差異。卉卉享受於作為女性時能獲得一種被動的腳色以及她扮裝的初衷，也就是被保護的感覺，但這前提是，卉卉本身就有著先決的好條件，也就是纖細的骨架與不會過於剛硬的五官，亦即傳統刻板印象上女體所具備的基本外貌

條件，才能夠體會生活中男性對於女性的「獻殷勤」，「……只要能夠完美的融入在女生的族群哩，就非常的吻合的。無論你的長相，就氣質，很像女生你也會有很多女生朋友…」卉卉在訪談過程中明確指出，無論是外貌或氣質要「完美」的融入女生的族群，才能受歡迎而被接受。同樣的，本研究可以看見大眾對於一般所謂漂亮的女生定義符合在她身上，白皙的膚色、偏瘦的身材、長髮、大眼妝、露出長腿的裝扮……因為她要達到她的扮裝目的，也就是作為女人可以成為被保護的角色，而這種女人就必須先與社會規範中定義的女人不相違背，才能擁有這項性別角色的特權，所以在六位受訪者之中，她的扮裝身分是能夠以最自然的方式融合於社會之中的一位。

而社會用著兩性的眼光審視所有人的性別外貌，如之前提到的何春蕤說我們在看待跨性別族群時，在我們自以為性別開放的觀念下仍用著二元性別的狹隘目光審視著他們的外貌，簡單來說就是他們想「作為女人」，那就必須先擁有完美的女體或女相，你要夠美、夠纖細、氣質夠好、妝夠完美那麼你反而會被稱羨，反之，你獲得的會是每一雙異樣、質疑「他是男的女的？」、「心理有問題？」的污名標籤與眼光罷了，這種外貌的二元性別框架也讓跨性別者即便有資源也沒有足夠的勇氣跨入社會，因為她擔心自己不夠「美」／不夠「像女人」，Victoria：「我已經覺得我（體型）很突兀了，如果我再穿女裝我覺得應該會嚇死人。」但是誰又為跨性別扮裝者套上了這層定義：你要夠「像」女人才可以？從前幾章探討下來，有時候像不像／是不是女人不再是結論，而且重點是他們為自身打造出全新的性別樣貌、讓性別的定義重生，並打破既有的自我認同想像的這個主體認知的過程，

夏寧風：「……如果比較年輕，或者是本來就長得比較清純、比較像女生的話，比較有優勢。……cosplay 就是在詮釋腳色，但 CD 的話(表演性質)就沒有…佔那麼大的比例，所以如果沒有辦法把它做到最好的話，就是扮的最像女生的話，那就不會有想要出門的那種慾望。」

受訪者都追求於女性角色所能夠擁有的美麗形象，在看似堅毅的追求下，他們卻有著更多我們所不能夠理解或體會的壓抑，Nana 表示對自己目前扮裝的生活並不滿意但卻無從選擇，即便他不曾懷疑或嘗試想要放棄過做 C D 這件事情，但家庭妻子的壓力以及工作場域的性別約束，導致在所有的因素交疊中他只能選擇將扮裝作為一個這輩子最不可告人的祕密：「看不出來為什麼要後悔曾經扮裝

過…孤單確實會有，但是對我來說安全的需求永遠擺在第一位，我必須有所取捨…」跨性別者內心深處所感受到的孤單不只是源自於那份認同的孤立，社會邊緣化的眼光也將他們的存在被忽視、被否定而必須藉由躲藏來迴避風險，而最親密的家人與愛人也並不一定能夠作為那個最支持或最能夠理解為何扮裝的角色，甚至可能帶來的是最深刻的瘡疤：

Nana：「就像是一個傷口的產生…當事情過去，傷口漸漸癒合，大家都不再提起，但是都知道曾有這個傷口的存在，兩個人都不去碰觸這一塊、我也絕不在她面前刺激她。當她發現的時候她告訴我說……會身敗名裂，要玩就在家裡……。」

即使有更大的勇氣能打造一個完美的女容面對大眾，但在被發現男兒之身時，仍是異己的那一個，面對愛情，即使自認生理與心理的和平共存、即使像卉卉能夠找到一個接受她雙重身分存在的男朋友，但卻仍無法改變在生理狀態上現實面：「(不安全感)不可能消失阿…就算成為T S、T G還是不會消失阿！如果對方跟你說他想要孩子呢？就算你再漂亮，他跟你說他想要孩子呢？」

另外一項值得探討的是，當他們面對生理性徵與心理認同時的差異時，如何突破那層拉扯的關係與之相處泰然？卉卉：「(著女裝時)就想要它消失，但我希望我男裝時他出現(笑)。」遊走於社會上的兩個性別角色，生理是他們最不想改變的底線，跳脫用生理去判別性別、用自我認同形塑性別的樣貌，然而在女裝這層外皮的包裝之下該讓屬於男性角色的性徵從何而去？

卉卉：「(把男性性徵藏起來)我做過最激烈也有不激烈的，比較不激烈的像是穿安全褲阿，或是進階一點下面墊個衛生棉，如果在更激烈一點的話就是把它黏起來…穿裙子的話會墊衛生棉，不然其實褲子還好。」

Victoria：「最最以前，我也不是說不能接受，就是…不會想要它那麼明顯就對了。其實這個想法到現在也不會差太遠…就是，我不會特別去注意它，我不會去想去除…因為我就覺得那生來就有的。」

Victoria 道出了一種他們接受自己與生俱來的身體樣貌，不再只是單純的覺得「靈魂裝錯了身體」，扮裝者利用這副屬於自己的身體去扮演不同的角色，身

體被刻畫的性別不再強扣於自我認同之上，他們讓自己的身體和認同在不同的定義中和平共處，冉冉更自在地讓自己扮演完美的雙重性別角色，然而這個主體我們將不再能夠用單一的性別去歸納她。

## 第五節 內群體文化差異與交友圈之轉變

跨性別族群囊括了生理女扮男裝者、生理男扮女裝者、變性者...等等，在這之中可能又有更多枝微末節的分法，它不曾被停止修改與增加過。本研究觀察扮裝者的內群體社群互動，發現有兩種趨向，一種是社群中有長期關注跨性別權益議題的知識份子或相關組織成員，不只是對於各種國內、國際攸關跨性別族群的新聞事件、相關知識或文章分享，也時常可以看見他們發起相關運動，在這裡面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們熱衷於將跨性別群體的能見性擴大，同時也有遇到生活困境、歧視的扮裝者在這之中尋求解答與發洩管道，通常會有許多社群成員給予鼓勵或專業的法律知識已供救助；另一種社群則是充斥各類的生活圖文，通常是在分享扮裝者的女裝自拍，相對地更容易會有較裸露、冶豔照片，甚至有所謂「純男」在裡面找尋伴侶、性關係的社團，這類的社團成員互動與依賴性並不高，大多數是給予彼此照片讚或稱讚文，像參與這類交友型社團的夏寧風也表示對於社團其實並不瞭解也並不常關注.....然而在這過程中可以發現，擁有基本或趨近「女性外貌特質」的扮裝者的受歡迎程度會有明顯差距，因此本研究探討扮裝者是否對於「美／醜」會有更顯著的喜好差異度：

**冉冉：「(喜好差異明顯)會啦，其實我覺得說，就像喜歡性愛方面的一群，能打扮的是一群。」**

**夏寧風：「可能就是...比較能夠做完美的裝扮的，會比較多人按讚，(和主流審美觀)其實是差不多的」**

在交友圈當中，也可以發現扮裝者大多數認為女生是較能夠理解彼此的想法而容易相處的，冉冉表示和女性友人出門，相較下扮裝的身分也較有安全感，**「會啊！有人陪就有(安全感)……純女或是CD(相處)，很自在！不是就是，同類……我覺得真的有(接受度較大)。」**而扮裝者的交友圈大多都是隔離為兩群來確保身分的安全，以男性角色身分的朋友為一群、女裝角色身分的朋友一群，冉冉表示相較之下較有意願讓女性朋友(目前有少數女性友人)知道自己扮裝身

分的存在，Victoria 和 Lolo 同樣也是感受到和女性溝通是較容易的，Lolo 甚至認為女性更能夠以姊妹的方式去接納扮裝者的身分，「**呃…對（接受度較大）！他們會以姊妹的心態來接受（扮裝），如果是以交男朋友的方式不是，純粹是以好姊妹的方式。**」研究者初探女性認為扮裝者是相近於自己性別的，因此對比於一般男性是較沒有風險，對此防衛意識也會較低。並且根據聯合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鄭雅薇<sup>17</sup>的研究（2007）顯示，女性的鏡像神經元<sup>18</sup>反應比男性高，也就是同理心會較強，而男性對於社會中的女性有既定的標準，當這標準是模糊的時候便會選擇保持距離，因為扮裝者既不是女人也非男人，加上潛意識中父權主義的觀念導致他們無法接受男性為何要將自己扮裝為女人，如同棄置了父權的優勢地位。

## 第六節 扮裝的未來

在六位受訪者身上看到了不盡然相同的生命歷程與認同過程，而面對未來的發展與走向，即使他們仍對於在社會中能增加多少的能見性沒有太遠大的理想或期望，但他們也安於自己的認同與扮裝身分。夏寧風在四月的初訪到十月的三訪，期間曾一度關閉了自己在網路世界中的扮裝身分直到後來的再恢復，根據了解是曾被第三者嘗試連結他扮裝身分與現實生活中的身分，再加上時間不足。最後一次的訪談他也表示了扮裝對於他而言的重要性已經不如以往，「**應該講說，因為我們時間都有限，我們不可能在一個時間內就是同時做很多事情，當我有一個比較主要目標的時候，我就會去完成該做的事情。**」他排出了人生順序，愛情事業為主要目標，而屈居第三的扮裝就變得不再是必要的事情，呼應了他一開始所說的，扮裝對他而言就像興趣一般，如果他能夠保有這興趣他會保有，而即使沒有了也不會過於難受。

夏寧風在本研究中，相較之下就不是明顯的因性別上的自我認同而開始扮裝，回歸於一種對美麗女性樣貌的追求與模仿、立足於自己男性這個本體而偶爾「扮演女性」，並期待被認可這個角色，和他最大的差別的奔奔，樂於輾轉於男女之間的身分轉換、每一個性別都是她／他主體的呈現，「**所以我說是永遠的 C**

---

<sup>17</sup> 參考網站

<http://luvjeremy.pixnet.net/blog/post/6220897-%E5%90%8C%E7%90%86%E5%BF%83%E5%8F%AF%E9%87%8F%E6%B8%AC-%E5%8F%B0%E7%81%A3%E9%86%AB%E5%B8%AB%E7%A0%B4%E8%A7%A3%E8%87%AA%E9%96%89%E7%97%87%E5%A4%A7%E8%85%A6%E5%AF%86%E7%A2%BC>

<sup>18</sup> 鏡像神經元為大腦皮質內一組神經元，當我們看到他人作一個動作，鏡像神經元就會重現同一動作，宛如鏡子映射，人類也透過鏡像神經元反應，理解別人行為或是言外之意，方能溝通無礙。

D阿。還是要結婚阿，就覺得……一個人還是會孤單。」對於未來的感情充滿不安感，認為這就是跨性別者永遠得不到的保障與悲哀，而在六位之中最費心於自己外貌的她對於未來的扮裝技巧仍有很多的計畫，但都保留著能夠轉換男性身分的空間：

「目前我就是想裝個『胸器』，如果可以我想把喉結割掉，當C D就好，但就是很厲害的C D別人完全看不出來那種，然後假髮想換成真髮的(材質)，就一直保養，不會想留長…(胸器)黏上去、有附特殊膠水，它還有解膠劑…那很貴但質感很好，目前為止是最逼真的一種，法國進口，一萬三，就上面的。有(下面的)，也大概一萬初、一萬二…下面的就是把它遮掉完全看不出來，穿戴式的。上廁所還是讓你上，關於那個部位(性徵)的話…還是可以(容納)進去這樣。」

明璟則開闢另一種面向的發展，最一開始他就表示自己與其說是排斥男生這個身分，不如說是因為太過於喜歡女生所以想成為她們，異性戀的傾向卻不阻擋他想要用男性的身分而擁有更像女性的身體。他表示他對自己未來的期望：「我原本是男的，但是我可能不需要特別的打扮就能變成女生，就是看起來就是(女生)那樣，不需要靠化妝阿！」因此對於未來，如果經濟許可將讓自己身上同時擁有兩性性徵，「我會想去隆乳，但不會想去變性欸！」而為了工作與妻子一直隱身於自己小小世界的Nana，在網路上架設著名的部落格為跨性別者蒐集各種資訊、並未這個族群建構一個定義去讓更多社會大眾了解，這樣的她在面對未來不滿意的扮裝歷程中，選擇了壓抑但最安全的方式保護自己，問他扮裝對他而言的定義呢？她不奢求太多他者的認同，讓男生的形象公開、將柔媚的形象留在另一個自己世界，社會上那道性別鴻溝太大而挑戰也不是他的本意，像卉卉一樣安於穿梭在兩個身分世界、像夏寧風一樣看輕了扮裝實質行為的Nana，看似對扮裝擁有一樣規劃的她／他們，但在了解每一階段的過程後才會發現，即使在怎麼相似的結果，仍是截然不同的主體的生命歷程、打造出了截然不同的她們，他穿梭於兩個世界是基於太多放不下的考量而屈於現在這樣的位置，而他放下扮裝的行動是決定將它轉化為更多的教化意義，形成另一種實踐扮裝的行為…

Nana：「我覺得扮裝的身分對我來說，就是人生的另一面吧！而且我覺得讓這個角色在網路上有他的教化意義就好了，實體的存在其實越來越不重要。也可以說扮裝的需求對我而言，已經『昇華』了。」

一直順利走過人生這趟扮裝歷程的 Victoria，一直以來都不受性別的框架困擾，並跳脫了這個性別化的社會去過著不隸屬於某個群體的「我」的人生，對跨性別的人生沒有特別的規劃、特別的理想，「覺得現在蠻好的啊！沒甚麼不好的，反正我只要能活的順心就好。…我比較不會用一般異性戀的想法，就是覺得我們（和未來伴侶）最後就要結婚。」Lolo 對於跨性別的涉入並不深也不全然，同樣過著一個未歸類但屬於自己的生活、一樣捨棄社會對於性別的成見，他樂於打破刻板，就像他樂觀的講了一句：「因為這樣才有趣啊！不然這世界都是同一種人、同一種方式，是種很恐怖的事情！」讓人不禁思考，我們如果也用著他／她們的眼光、視角看待這世界，這世界或許才是真正成為多元時代的時候，而在我們認為他們該跳出來爭取權益時，他們其實只會告訴我們：「接納我們的存在吧！」如此而已。

## 柒、 結論

i0 Tillett Wright：「我必須澄清：我不討厭我的身體或性別，不覺得我投錯了胎；我只是覺得參與了一場精心籌備的演出。」<sup>19</sup>

在研究過程中，她／他們的選擇往往跳脫了研究者與大眾的既定印象，即便在我們認為有多包容、多願意理解的自以為當中，她／他們仍能以另一種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展現何為性別的本質。性別在一開始就成為被社會建構出的產物並刻畫出現在所有性構化的場域，扮裝者在這之中自我建構出一套性別認同，沒有理由將二元化的性別合理，這種二元性別系統的認定如同 Butler（2008）所說，秉持了性與性別間的模仿關係（mimetic relation），也就是性別反映出性、受性的限制，但在本研究上，性別成為一種建構的意識時，性別與性就成為一種彼此獨立的關係，性別成為一種自由與浮動的人造體，即使我們自認跨出多大的一步宣揚我們的接納，仍舊會察覺到我們始終比她／他們慢一步的去發現性別的本質，因為她／他們生命歷程中的每一環在每分每秒都在改變著、印證著她／他們自己的轉變與呈現，是打造新的性別視野，卻也只是將性別回歸本質、跳脫二元限制。

---

<sup>19</sup>TEDxTaipei：「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的細緻光譜，  
<http://tedxtaipei.com/2013/04/fifty-shades-of-gay/>，2014/11/01

男性與女性在社會當中都會有一定期待的角色呈現與扮演，然而扮裝行為無非也是一種角色的呈現。透過研究過程當中可以看見她／他們如何呈現與實踐性別跨越、打破光譜的漸層使之重生，讓性別成為一個龐大、繁雜而每個主體又獨一無二的系統。在六位受訪者身上可以看到並非所有跨性別扮裝者都會有心理女的認同，這是一個政治正確的說法，但對於歸納她／他們而言卻太過狹隘與專制……跨性別的「跨」一詞展現了二元性別的霸權，兩性之外的性都被視為一種跨界的舉止，但其實它們都同時與同等的存在於這個社會之中，然而跨也不只是概念化的名詞，進而成為一個心理動態的認同表現、記錄著性別游移的軌跡。扮裝的目的不只是 Be a woman，她／他們明白這過程的可能只是讓自己 Like a woman，在看似因認同而將外貌打造為認同性別的扮裝者，其實只是將這一切所有的關聯完全切割，心理認同與生理狀態不必維持一致，性別的能動性被擴大，用著工具資源、姿態與言詞就能夠做出一個社會認可的女性模型、挑戰在這場社會的舞台當中展演女性的角色。

本研究也發現性別與性的脫鉤，跳脫認知上主流的異性戀與跨性別者的同性戀，異質的異性戀透過她／他們主體的認同而形塑，性別不是性的衍生物，即否定了性別與性之間的直接關聯、主體上的統一，然而仍舊可以發現，當擁有主流文化中的異性戀傾向，也成為某些扮裝者合理化並無愧自身扮裝行為的強大佐證。另外，我們容易認定生理男扮裝者即是穿戴上一層女人的外皮，但其實很多時候這句話忽視了她／他們的做性別（doing gender）是場刻骨銘心的性別展演與認同形塑，不再只是「作為女人」那麼簡單便能概括的這個歷程，其中包含的原因有對女性社會角色的期待、自我認同的呈現以及女性身體意象美的追求。進而發現，一個滿足生理需求的廁所也成為扮裝者生活中的風險及身分揭露的困境，性構化的工作環境造成扮裝者的壓抑與求職限制，除了生活大小事，家庭的成長背景也作為她／他們扮裝歷程中的重要影響，開放、接納度高的家庭氛圍會造就扮裝者現在對於社會壓迫的正向態度，並且更有可能堅持主體的認同立場，反之會導致扮裝身分的不安定性與不安全感或對社會的不信任與敵意。扮裝者社群當中的分群明顯顯現不同層面的取向，包含新聞知識提供、社運與生活經歷分享，另一種就是純粹交友模式的空間，而在這種交際的社群當中能夠明顯看出，符合主流美感或擁有天生麗質的扮裝者通常會獲取更多的青睞與讚數、留言數，相對的這空間的成員互動與依賴性並不高，另外，扮裝者的交友圈多數為區分開來且不重疊，一方面為了避免扮裝身分的揭露風險，另一方面也是感受到女性友人與男性友人相較之下女性友人對於扮裝身分的接納度較高，因此即使有重疊的交友

圈也以女性友人為主。

在做性別的過程當中不單單只是看見他們如何「塑造／建構」出一個合適於自己的性別呈現與表象，其實也看見了她／他們仿造、展演的樣貌仍是社會上對於「女性印象」的這個模型，但我們能就這樣說她／他們依舊活在一種性別的框架之下嗎？她／他們用盡力氣的去形塑另一個自我樣貌，打造與原生性別反之的另一個「她」（或根本不該用性別歸納），雖然仍反映著某種社會上對於性別的期待，但我們應該認同與關注的是，扮裝者在生命歷程中所經歷的那刻骨的認同過程，看見她／他們如何從傳統自我認同的定義疆界中破繭而出，一種趨近既定性別、又打造全新領域。扮裝者，看似邊緣的族群，但其實她／他們比自認主流性別的我們用著更浩瀚的眼光與包容力看待性別這件事。

## 參考資料

- 王怡元（2004）。在學校體制中女同志族群與非女同志族群間族群關係之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姿琦（2013）。超越性別認同障礙的自我敘說。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士論文。
- 石培欣（1999）。國民中學學生家庭環境、同儕關係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佩蓉（2012）。性別秩序的規訓與懲罰—論跨性別者難以跨越的性別鴻溝。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春蕤（2005）。《跨性別》。台北：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何春蕤、丁乃非、甯應斌（2005）。《性政治入門：台灣性運演講集》。台北：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吳詩媛（2010）。邊緣／異己之歌：五位性別少數的性別認同與學校生活適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林宇玲（1999）。〈解讀台灣綜藝節目「反串模仿秀」的性別文化〉，收錄於何春蕤主編，《跨性別》，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林家慧（2009）。他/她的故事敘說—一位跨性別主體的自我認同與社會適應研究。
- 林純德（2009）。《成為一隻「熊」：臺灣男同志「熊族」的認同型塑與性/性別/身體展演》。臺灣社會研究，76。
- 紀孟均（2008）。霓虹流光下的性別逾越／愉悅——《艷光四射歌舞團》中的跨性別扮裝美學與性別政治言說之探究。議藝份子，十期。
- 胡榮、王小章譯（1995）。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原著。《心靈、自我與社會》。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張宏誠（2002）。同性戀者權利平等保障之憲法基礎。台北：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許夢芸譯（2007）。Chris Barker 原著。《文化研究智典》。台北：韋伯文化。
- 游美惠（2005）。〈身分認同與認同政治〉。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31。頁 58-61。
- 曾熾芬（2000）。〈經濟全球化、身分、認同：台商的認同政治〉，論文發表於「全球化下的社會學想像：國家、經濟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台灣社會學社主辦。
- 曾寶瑩（2000）。同性戀主體與家庭關係互動歷程探索。私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趙旭東、方文譯（2002）。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原著。《現代性與

自我認同》。台北：左岸文化。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Allan G. (2008)。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成令方等譯。台北：群學。

Judith Butler (2008)。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林郁庭譯。苗栗：桂冠。

Money, J & Ehrhardt, A. (1972). *Man & woman, boy & girl*.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